



頤齋集
十

行狀

卷十三

16
2402
10



和
2402
13-10



頤齋遺藁卷之十九



行狀

啓功郎軍資監直長 贈通訓大夫軍器寺正

遠慕堂金公行狀 辛丑

本貫全羅道康津縣古道康郡

高祖考諱石鼎 修義副尉 妣端人交河盧

氏結城縣監信忠女

曾祖考諱潤孫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司正

妣淑人靈光丁氏司諫院正言不憂軒克仁女

祖考諱希說 通訓大夫行海州牧判官 妣

淑人南陽洪氏禦侮將軍麟趾女

考諱若愚 將仕郎同福縣訓導 妣孺人清

州金氏慶尚道兵馬度候克瑚女

公諱後進字丕承自號遠慕堂亦曰思齋亦曰蓮潭
金氏出新羅敬順王後為道康郡土姓其可譜則有
諱原卿高麗司醞署直長同正諱柱門下評理判工
曹事兼判典農寺事諱懷鍊人 本朝檢校漢城府
尹兼判書雲觀事 太祖元年壬申以公州牧使兼
管內勸農兵馬使錄開國從勳戊寅判海州牧使創
容館東軒事載輿地勝覽所錄徐居正記文卒葬楊

州道峯山其夫人始挈家南寓泰仁縣世居古縣今
其東北花庄洞有塚云傳諱德方唐津浦水軍萬戶
兼難智島監牧官是為修義公考至司正公子孫始
昌大有二希七若之日訓導公有文有行累舉不第
為公議所惜其題子女析產券中有云富貴在天窮
達由命易得者田地難得者兄弟若等務相和睦其
葬則石峯韓漢大書以表之有三子公其仲也以嘉
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生夙承庭訓已志于學一齋
李先生恆教授鄉里實又從游得其傳者為多奉親
養志亦極菽水之味萬曆乙亥十月丁外艱歿粥廬

墓二年及辛巳十一月妣喪又如之朔望必參于墓
忘日哀慟如初終雖老不少懈扁堂齋以寓思慕誠
孝之篤天性狀也平居一室儼狀端坐不妄出入惟
學是力非聖賢書不肯讀手小學家禮心經近思錄
諸書不以釋常慕宋六賢恨未及親炙而家有熊節
性理羣書則昇載六賢像贊及行狀奈各在一卷有
不復閱乃命庶從弟鏜摸錄為一小編以備朝夕寓
目鏜卽濡染有學行者慕庵崔公安以成聽松門人
著亦公甥侄而其始淵源實自公焉公既專心篤敬
不務口耳文字故鮮所論述因無一二存惟字畫傳

者亦樸質謹愨大約皆師教使狀也元先幾知微有
不可誣當鄭汝立逆節未彰托不仕講學竊弄威勢
則南之人往往多被誘汚而公獨不狀其請結姍毅
狀拒之其至里中流觴臺請見又辭疾不往己丑汝
立果敗誅而公之知鑒驗矣家素饒不事殖財喜施
與每大款出穀或裹之囊橐無急不賙或炊之釜鼎
無飢不餽鄉之族大小益莫不於公乎衣食故其賑
粥之所雖為人耕種而尚呼以釜田嘖嘖不能忘其
富而好禮而又有氣義可知已 國家急賢鄉議必
以公德行首舉而公固自重 朝無援者久不沾一

命識者病之壬辰倭賊入冠公及長子知白與族人
前郡守栗亭金公福億前主簿金公慶億月峯金公
大立鄉人李先生子守一勿齋安公義孫公弘祿鄭
公思謙前萬戶宋昌官奴莫終等大募義兵義粟而
公父子又自出米稻豆既自海路納于 行朝旋又
分餉高義將敬命閔義將汝雲朴尙山忠侃楊從事
士衡朴調度某李巡按某二御史及本縣監尹某者
亦數百石及 天兵討倭南下自夏而冬方苦暴露
而 國之費患無可繼則一路士林謀募寒衣公又
倡于鄉曰 上國之人為我邦遠役冒白刃瀕歿而

不免凍瘃吾士民者抱婦子安坐而越視可乎衆曰
諾乃得衣絮最多而公且自視慊狀 朝論嘉之授
公軍資監直長而非其好也丙申公告鄉黨族戚曰
吾意倭必再舉終若敗而南者吾輩在此能免屠乎
益先遠跡以存宗祀是時寇濊已五年而湖南尚完
人皆安之公及憂之益欲濟衆於未狀而亦無益於
不信乃獨盡室至原州寓焉丁酉九月倭竟杜逼大
燔于素沙其將行長一枝走湖南所過甚或赤族而
公則保白口以歸人於是益服公前後先見之明也
己酉二月念先世舊譜佚于兵燹乃會諸宗人龍藏

寺哀編以示後人世傳始公之赴原州也從行黑牝
牛不下六十頭他亦稱是州之窮民往往自賣公必
亟許而活之及其修契券以納則又昇炎戒一子曰
我止閔其且歿安可因為已有汝其識之後公數十
年適又大赦而其人自至者有餘一子以遺意卻不
受公之積慶空永世未艾爾泰昌庚申十一月二十
九日即先妣忌祀也齋沐不懈觸寒成疾竟以十二
月初三日卒壽八十一治命喪俱并從簡易平日齒
髮悉入殮以成全歸天啓辛酉正月二十五日葬于
里西銀石洞考墓之次某坐之原後 贈公軍器寺

正爲進念故也公元配南原尹氏某女某年月日生
某年十二月十四日卒無育繼配咸陽朴氏 贈司
憲府監察元英女成均祭酒理後甲辰九月二十七
日生既歸媿德無違白首相莊閨門藹如也甲寅八
月二十五日先卒壽七十一與公同兆而異封四男
知白就白長白汝白一女婿李琪樹庶女縣監宋處
中妾知白癸卯武科忠清道兵馬虞候忤上官棄歸
娶平山申演女無育繼娶 贈承旨安東金克寬女
楊若齋九容後大司憲慕堂洪公履祥之婦姪三男
起宗敬宗貴宗一女婿洪時亮就白與伯氏同榜軍

資監僉正早沒娶克曹參判高靈申應渠女無育繼
娶進士全州李麟吉女無子一女婿察訪李益新長
白 贈同知中樞府事娶東萊鄭琰女無育繼娶進
士扶寧金振明女二男繼宗信宗五女婿 贈承旨
李國馨金相器朴濯尹斗炯崔景憲汝白壽爵僉知
中樞府事娶清州韓憬女一男始宗繼娶僉節制使
晉州崔應澤女一男永宗李琪樹二男元男奉事遺
男嗚呼 國家文明之運莫隆於 明 宣二朝而
山野弓旌之徧殆亦庶乎至矣狀其弊也質浸喪而
文浸勝則一代師友之游乃或名利之捷徑耳惟公

敦本務實鏹彩韜光非不篤信師說而不求聞於當
路非不竭力 國難而不求超於常調孝足以通神
明而不以盡分自居惠足以浹窮之而不以有報或
望卒之無豪髮一疵得耆耄大年而第雲之肖彬彬
乎全湖之茂族則公之閭章之效視一時徒以文者
何如也雖挽近十數年或稍較衰而皓天必復百世
可俟斯則非所以為恨獨竊愧夫胤錫之陋于是役
無能爾間嘗念昔六代祖僉正公公之姊子也不惟
我母氏謂公以五代而公所編六賢像贊又有藍田
公所叙蓋自幼得諸睹記而欽服公久矣其何說之

可辭謹敘次如右以待尚德論世者攷焉謹狀

承仕郎行興德縣訓導忠孝齋徐公行狀 辛丑

本貫慶尚道大丘都護府古達城縣

高祖考諱應春 妣

曾祖考諱敦 通訓大夫行金堤郡守全州鎮

管兵馬同僉節制使 妣淑人忠州黃氏

祖考諱漢 武科折衝將軍行釜山浦鎮水軍

僉節制使 妣淑夫人丘珍沈氏

考諱祐 通仕郎行 顯陵參奉 妣端人東

萊鄭氏

公諱流字浩源徐氏本出利川府古南川縣新羅阿
于神逸之裔也後移籍達城其譜自高麗判典客寺
事 本朝贈戶曹參判諱益進始參奉公不樂仕進
遍搜名山水以嘉靖辛亥生公于漢師之敦義新門
內舊第公天資穎悟聰明不倫參奉公異之教誨嚴
勤公自幼少手不釋卷文學已大進隆慶己巳中進
士初試則年十九矣聲譽藉甚遠近咸推而公顧自
視欲狀惟孝悌是篤律已必以小學萬曆甲戌參奉
公卜居興德縣二西之壺巖里與下處士成溫結隣
釣採講難不懈士大夫咸為之歌詠公又陪侍其中

所成就益多壬午復發鄉解而親病四季不赴覆試
壬辰四月倭寇大至 宣廟西幸至義州光海在東
宮監國分朝公慨念時事思奮隻手而父母俱七十
不得赴義恒鬱鬱憂歎十一月初九日湖南父老數
百人大會于長城縣南門外議設義兵都廳咸謂才
略無出公者推為上有司曰國事如此盍與吾等大
募兵粟庶助萬一縣令李忠定公貴亦以為勸公涕
泣曰吾雖布衣安辭一死而有親老病請歸訣乃赴
卽歸庭闈泣辭得許旋策馬至都廳從事往見召募
御史邊公以中告以舉義邊公亦大喜握手申勉會

松江鄭文清公澈以三南都體察使奉 命南下公
時階承仕郎矣乃以是月十八日上書有曰今我
國事念之心摧言之骨痛 主上予將何歸之 教
東宮十去八九之書是何言也慟哭慟哭嗚咽何言
自閣下南來始識 朝廷所在君子曰我公之去邦
國已矣我公之來恢復何難野人曰曾為方伯革弊
列邑今又承 命吾其生乎民心有歸乳兒得母時
危可安秦嶽鎮地 朝廷知其若此而汝往閣下為
其若此而憂勤愚生審其若此而赴愬未知閣下肯
察狂瞽之說耶伏想閣下之心無時或怠閣下之淚

無時或收對案不能知味舉盞不敢至醉曰吾君安
在夏之日冬之夜胡為乎彼何以返 駕返 駕在
於殲賊殲賊在於兵食之俱足兵食之俱足在於民
得休而財不竭則全羅一域齊之惟莒卽墨唐之江
淮保障也殲厥醜類還吾 君舊都此其根柢而道
內流亾十居八九倉庫告罄軍器無餘卽墨無人江
淮之財恢復根柢竟安在哉尤可愴閱者潰散之卒
自相疑畏收粟拾橡逃匿苟保餘存之民輸運軍糧
軍糧一石雖出於官糧價十石恒出於民血盡身枯
萬口喁喁其他徭役之繁供頓之艱道路之勤溝壑

之顛侵督之慘戰亾之哀征戍之苦父子之離母妻
之哭飢寒之色怨咨之聲千般萬狀不可形言其無
恆心者不忍凍餒與夫逃匿者將嘯聚為盜未可休
其不狀則此禍甚於被賊將復何以待之言念至此
肝膽已墜未知彼逃匿者何以徠之此倒懸者何以
解之愚生材之弓馬智無可用而今為父老所招議
設都廳曰 君在西蜀天步艱矣臣有汾陽吾無憂
矣狀而民心不歸兵食不足雖百汾陽亦當如何夫
民歸食足不在於民而在於守令不在於守令而在
於閣下請以一得條陳如左一有 旨殺一倭者許

賜及第空不問僧俗良賤優成出身以鼓動三軍一戰亡軍卒其所會官穀許多徭役空一切蠲復使得保父母存妻子而又褒其忠義示民慕效錄其子孫有所薦達一槍射元軍其赴戰者獨受其苦逃散者苟保妻子名同一籍勞逸霄壤空急令逃散而終不赴戰者斬其人奴其妻子又收其田宅移賞戰士而因將捕得逃散者賞同捕倭者三外實爲一事雖非休民足食之急務而使吾民樂於戰鬥不樂於逃散之一大助也故以此先之一自本道輸運他道軍糧未滿百石而民費千有餘石軍未一飽民力已竭空

今公州等處以其千石輸于水原而礪山等處以其數充于公州羅州等處充于礪山海南等處充于羅州一淳昌進上豹皮一部米七十五石則列邑如此者不知幾何鹿皮鶉鴉吹鍊等項其價又可百萬空急 啓每三分除二或作軍需或作輸運糧價以緩民力或曰 君父供奉臣子何敢請減况有 旨止減數種字是大不狀彼豹一皮米七十餘石鹿一皮木綿四十餘匹鴉一首木綿十餘匹石榴一介細木綿一匹生薑數根白米十斗等項 朝廷何以知之况譬之一家賊環墻外奴餓墻內而父在房中則爲

其子者百珍具饌以徒飽其父可乎抑亦分其饌以救奴防賊可乎况今賊已破垣籬蹂室堂而父出於閭外一隅者耶一各邑官納不獨守令自奉亦所以待王人也朕此時王人守令支供比平時空十去七八使不至飢餓廢事而已如全州清蜜歲收為全石者七十石羅州四十石而香油石數并亦如之今年蜜貴一升白米三斗則道內清蜜不知幾百石其價不知幾萬石而他物如清蜜者亦當幾何空急令每十分減八一興德貢木綿一年九同國俗五十匹為一同此其定數而不知何年又加一九春秋再徵已為恆

式作備之罪今不可追空姑停一九一各邑軍器其宙吳二字銃筒及木翎皮翎鐵翎等箭今皆不用而最急者勝字銃筒及鐵丸長片箭而已此時寸鐵如金民力尤困空以彼二字銃筒換作勝字三翎箭鐵改鑄鐵丸一加耕田土隨起隨稅此其定規而今年則元田未能耘籽加耕何暇易耨而書員輩乃以去年加耕置簿者因仍抄錄以之徵稅極為未安空令道內一切減除以解民怨一宐謹簡清儉仁明勤謹正直憂國如家愛民如子者一人號曰察弊官俾巡列邑無有間斷或公行或暗行以察民瘼石數件

皆切於民歸會足之根本而得人察瘼又其根本之
根本也故以擇人終之凡此十件皆其稷粢若閣下
下擇芻蕘而施之則弊之尤大者與夫細瑣萬萬又
當一一陳達若急於殺賊不暇休民而徒務足會則
是不勝飢餓割肉充腹耳肉盡身斃竟何益哉嗟乎
江淮凍餓卽墨丘殘復我舊物誰與爲之川原風雪
道路險闕千里一隅 上體若何嗚咽何言慟哭慟
哭公之經畫之悉信子知務之急悲憤之切安乎動
人之深而一世莫之有省愴哉既又得精兵若干運
軍器軍餉進至公州水原地衝冒賊陣奪被俘男女

以還五年之間出入萬步轉輸不絕都元帥權公慄
以書謝曰知公素是湖南名下士而今之調度尤有
功於國耳立致紬緞十匹及牛酒勞之公不受曰與
衆勦力何得獨受賞衆皆稱服丙申春 朝議講和
欲罷諸道義兵公又以海南羅州等處糧船運江華
而全州礪山等糧陸運水原七月初二日至恩津適
遇藥峯徐忠肅公省以承旨宣 命嶺南者人見問
曰國其奈何徐公曰義兵垂罷士論攜貳狀爲臣民
者但當矢心滅賊子其勉之是年 朝議以大亂稍
定復設各邑教官使方伯擇人薦授并糾邑宰及民

瘦公本剛方正直未嘗隨人俯仰鄉議以屬公其爲
本縣訓導也主倅有酷刑淫樂沈酗者公以八月十
二日爲文二篇以警之其一曰慎刑由章有曰孔子
曰赦小過孟子曰省刑罰仁政之目多端而慎刑當
爲第一法者天下之公也天子立法以有天下諸侯
倚法以保其國守今遵法以治其民守今之刑止於
笞其數止於五十不可以一己喜怒輕重其法管者
大禹下車泣辜當時之犯罪者亦可泣之况此時耶
康誥曰若保赤子太平之民固可若保况此時耶經
曰監于先王成憲傳曰時王之制不可不遵其二曰

戒酒去樂有曰酒者所以合歡也朕非德將則不可
况此時耶樂者所以成和也朕不以禮節之則亦不
可况此時耶古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我主
上有不共戴天之讐卧薪嘗膽則爲臣子者豈可恬
朕舉樂乎山戎和古者所作軍樂也軍樂尚不可舉
琴瑟其可舉乎當此之時戒酒匪懈去樂勵節此臣
子之職分也書曰惟元祀孔子曰聞樂不樂是二篇
者亦可以見公所存之萬一而與夫前十條表裏云
丁酉八月公又自羅州淳昌輸軍糧至水原將還忽
心驚身汗重有夢噩乃南馳數日抵礪山梓聞親計

即九月二十一日也哭辭徒行轉向興德先是倭賊
清正平行長等再將西犯 王京為 天將麻貴
粟下解生牛伯英所敗自稷山素沙坪南走行長一
枝實到湖南所經魚肉而是月十五日公考妣與隣
人數三家奔避欲投縣城行至仇乙時忽有賊截路
考搏沙石投之賊挾刃拭眵考亟奪刀斬賊直至城
西門外五里沙津橋則又有數十賊猝迫白刃交頸
考色不變厲聲叱曰大羊何敢亂華罵不絕口賊怒
害之而走妣泣取履追毆賊面曰爾殺吾夫盍一劍
殺我毆無數十指皆血賊義而哀之兩手頂禮曰兩

位姓氏云何妣怒曰問此何為亡夫徐氏我姓鄭也
年俱七十只有一子為國赴義今夫歿于爾獨生何
為泣且毆罵不已賊欲避不得乃復害之取空苦數
片掩殯二屍斫木標之曰徐公鄭氏夫妻之屍聞者
莫不流涕曰賊真瞎賊云二十四日公始到屍側號
踊幾絕負櫬歸葬于所居壺巖邨後中山泣血三年
祭祀以禮服既闋哀毀歎粥若在初沒每遇忌日不
用鍤器為其來自倭館開市也又不用割鷄終身亦
不自會為其親殞刃不忍於割也爰結數間茅屋
依墓隴自處扁曰朋來齋晝夜坐卧恆說復讐之意

朔望則就階下泮流盥洗步詣墓側悲哀慟哭沒其齒不懈其地有長淵一帶名勝甲湖南遠近賓客過者必先訪公曰是忠孝齋也既又相與留詩傳為盛事居家訓戒老而益篤常語三子曰若等持心行已當以小學為本立志用功必以論語為主慎勿一日忽也間與鄉父老杖屨從游作鄉約十餘條務令尊老敬長而婚喪相助鄉俗化之內辰有甄復之除公辭以病不赴天啓壬戌卒壽七十二葬竹林山庚何之原前端人堤川金氏思邈女有一女壻廣州李秀宙後端人寧越嚴氏訓鍊院奉事彥修女即公亂

後嘗寓三陟府所娶也三子應積景積尚積二女壻清州韓興道高興柳振爽高興柳振亨應積二子輓轎景積四子軫輟輔輪尚積與柳虛齋惠源移建本縣鄉校有徐槐亭柳杏壇之稱一子較一女壻高興柳德麻輓二子必輝必昌輪無後軫一子必受輟一子必華輔一子必久輪二子必雄必光較一子必缺必輝三子鳳章鳳來鳳徵必受一子鳳彩必華一子鳳鳴必久一子鳳儀必雄二子繼聖道聖道聖出後必光必缺二子命德命胤鳳章二子奎壽斗壽命德二子致豪致傑命胤一子致弘今去公五世夫後裔

之轍處本縣及高敞縣地者總若干不盡記嗚呼咎
宋建炎之際有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
國家兵農之政詔授桂州節度掌書記朱文公先生
甚愛其書陳龍川亮亦曰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
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夫以南渡之岌岌而林氏一
微官耳方且迂引井田遙遙之制則不殆貽笑一世
乎而猶得有幕職之命終為諸賢所推重如彼使其
大用而究所學則林氏之功豈在張韓劉岳之下哉
若公所遭之時亦無異建炎而公又一轍階而已視
林氏微官反有不及而十條之書尤傷痛剴切雖不

暇緩辭井田之學而一通大旨隱狀以大易損下益
上者為主則亦同歸於井田焉爾况其當百年恬嬉
之餘奮一介疎逖之蹤出入義旅將萬步一生而臨
急疾聲顧眷眷民國幸體府傾聽而轉聞則一訓
導何足道哉而公乃不獲一揚於中興之庭矣及其
窮而益窮猶且為縣倅申警則良已戚矣而卒之慟
父母非命夫不復出仕尤見其加人一等而與義舉
相發即家鄉遺教之可徵者雖僅一二而觀鳳一羽
可知五色之備百世以俟詎無朱陳之賞乎抑公一
家文獻之傳亦幾泯泯而曩我英宗大王乙未

命上諸路邑志則公諸孫前後以十條及二篇出而
號于鄉矣而鄉評之公及沮于一媚胤錫與弟胄錫
實深痛之蓋欲滄泮淫下者今斗壽以隣好昇幣要
胤錫狀實旋又與宗人致弘致福請益勤胤錫亡狀
生也晚其又曷足以爲役而遺文遺筆心術之寓宛
狀殘牒殘籍印跡之記昭狀凡有秉彝誠不知好高
山仰止其在茲矣輒敢敘論如右以聽太史氏採焉
謹狀

山戎和卽山有花世傳百濟舊歌流來者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知春秋館事企邨
先生宋公行狀 辛丑

本貫忠清道洪州牧新平縣

高祖考諱希璟 文科通訓大夫判司宰監事

號老松堂亦號筠里 妣淑人東萊鄭氏判書

允厚女

曾祖考諱壽之 効力副尉右軍司勇 贈通

政大夫兵曹參議 妣孺人 贈淑夫人 缺缺

缺氏

祖考諱福川 奮順副尉 贈嘉善大夫兵曹

參判兼同參義禁府事 妣安人 贈貞夫人

固城蔡氏生員象文女獻納河龍孫

考諱奉 學生 贈資憲大夫史曹判書兼知

義禁府事號孝思堂 妣貞夫人淳昌趙氏司

果時雍女生員恩履孫王川府院君元吉五代

孫

公諱純字守初一字誠之出本朝號企邨則退濟

李文純先生混因其所居而稱也亦號俛仰亭新平

則士友因其亭名貫鄉而稱也宋氏之先出自新平

縣古百濟沙平縣而今併于洪州技其譜始自高麗

製述業及第奉翊大夫書雲觀正兼習射都監判官

諱丘進歷左右衛保勝散員精勇郎將諱裔禮賓寺

主簿同正諱義明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兼春秋館

編修官致仕諱謙至通訓大夫判司宰監事兼春秋

館記注官諱玄德寔生老松公老松公我 太宗壬

午登第選藝文館檢閱司諫院正言獻納辛卯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北京獲被 帝眷 太宗亦為之

褒美丁酉又赴京 世宗庚子以僉知承文院事奉

使日本時本國奉 帝勅討對馬島纔一歲倭人求

去 國書所紀永樂年號而據大義斥絕將被拘猶

毅狀不屈倭王大感悟修禮物護歸 太宗 世宗

尤重之 召見優殿命具行中日錄及詩律以進行

于世既再佚再傳而蘇世讓曹弘立先後序之性又
至孝為老親乞養壬寅得守咸陽郡居四年有治績
用名官錄于輿地勝覽上世葬連山縣鵝龍山北青
巖洞因居其地及老松晚歲退老全羅道潭陽府而
葬則始為潭人仍世不振孝思公篤孝常慟少孤失
學訓篤子姓期致立揚而不幸蚤卒恨不得終養老
母趙夫人克媿無違孝舅姑睦宗族撫婢僕賙隣里
從子之官又不受賂遺其葬而祔也大提學忍齋洪
公暹銘之退濟書之即其積慶而賢子之貴三世之
地可知已公以弘治六年我 成宗癸丑十一月十

四日生于府南錡谷面上德里第幼已穎悟好讀書
藝無所不通而克承庭訓文學日進辛酉甫九歲有
所弄雀少文以哀之僅二十三言而仁民愛物之端
藹狀辭表識者異之正德八年 中宗癸酉八月中
進士三等十八人是時訥齋朴文簡公祥泣本府公
與鄭參判萬鐘從學朴公素嚴峻少許可見公輒大
稱賞日論說古人言行學術勵以反本之業未幾文
譽大振公自言平生稍知何方專賴其導引因又兼
師石軒朴公祐即訥齋之弟亦號六峯云丙子游太
學者重望戊寅訥庵宋公世琳出宰綾城縣素以家

望勤誨為後進師表公又從之己卯十月中別試及第乙科一人其覆試也考官策問濂洛出處公操紙筆立對出入馳騁如萬馬橫逸不可控制遂擢魁及赴殿試則安貞愍公塘靜庵趙文正先生光祖自庵金文懿公綵金公湜及南哀并以一世藻鑑登考官得公策高聲讀曰季雲以後無此文章將置首選還以篇末語疵屈居第二季雲金濯纓駟孫字也靜庵固深愛公欲一見待暇致邀而公已以新恩歸覲矣俄而哀及沈貞洪景舟等夜入神武門危動上衷請黜靜庵一代名流擬於殿前撲殺賴鄭文

翼光弼泣諫得緩而猶未免竄歿靜庵以十一月受藥則公於是竟未及一識常以為慟而訥齋亦被斥不容矣公遂不忍求進顧祖母父母在侍亦不忍忘世是冬分隸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免新未畢而庚辰春有薦藝文館者試史才如例立歸秋游瑞石山有詩呈石軒以悼士裕冬始授本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既以翰林入仕考史至己卯事輒嗚咽不自勝尋薦錄弘文館授正字所謂南牀位也又選東湖讀書堂賜暇讀書是亦國朝儲才作成期俾華國之地一世所稱極選而慕齋金文敬公安國諸賢又

相與陰護而顯引者也辛巳春在藝文館 上賜柑
于承政弘文藝文侍講各司在 闕中者因降 御
題公進七行二首居首受 賜弓一張獻家庭以榮
君賜是時春夏凡六朔分番東湖所讀製逐月課以
啓有暮思一絕云日已西時月未東羣星爭耀點長
空山川氣色因沈沒誰識孤懷病此中益亦爲己卯
士類及安貞愍前後慘禍以寓哀而承旨崔立節哀
黨也既嫉其姪猿亭壽城爲士類所嘗好而重以詩
諷已則誣而殺之又欲因公詩中傷其僚適止之乃
免秋 天使唐臯史道頒勅且歸各獻詩告別 上

以其意不可忘空永垂示 命宰相侍從能詩者十
五人和進成表而嘉靖壬午正月公薦授承政院注
書矣亦應製被選是春罷歸有自警詩以志悔夏全
羅道觀察使申公錦以 國典散官得試都會儒生
筮公赴靈光郡佛岬山寺與縣監羅安世光州教授
邢士保同試七月游府北龍泉寺觀瀑布癸未授藝
文館奉教八月丁考憂執喪如禮十一月葬于府南
無量山老松以下先兆之側廬墓守之扁曰風樹堂
而二弟細紳偕焉靈川申公潛河西金文靖先生麟
厚并以詩追紀靈川進士同年也河西少時門徒也

甲申始營悅仰亭基于上德里西一里許直企邨新
居家園西北崖上先有郭氏居之夢金魚主帶之士
聯翩其上果為公所有而士大夫多造遊者乙酉十
月禪閣與林檢閱鵬舟游會津江授 世子侍講院
說書丙戌陞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討官
是春哭南西濟越又分番東湖因月課進蘭棘兼畫
詩一絕亦寓諷也自是移司諫院正言兵曹佐郎還
授弘文館修撰益入仕以來其所出人如弘文之修
撰陞校理司諫之正言陞獻納司憲之持平陞掌令
以至吏兵之佐郎陞正郎一切清要并再三踐歷而

常帶製教檢討記事則 朝廷之屬望重矣丁亥夏
罷官歸覲秋授正言降 御題八景庭試文臣公進
七律居副戊子夏以弘文校理乞暇歸覲時外舅薛公
南仲為清洪道兵馬虞侯因歷省營中節度使柳泓
為設宴清虛堂己丑秋又分番東湖十月歸覲先是
祖免叔父知止堂孝憲公欽老松之第 贈參判龜
之曾孫也以文學孝友清白重于南中公與梁學圃
彭孫諸賢蚤游其門是年涖本府睦陵尤至自乙亥
章敬昇遐而 仁宗在東宮幼冲已有聖德至丁丑
文定御壺則一二流言多以為不利 東宮孝惠公

主亦章敬出也下嫁延城尉金禧安老子也安老始為哀所逐在謫嗾其妻黨正言蔡無擇宣言東宮孤危使我還朝當矢心翼護時賢亦往往信之庚寅相臣李若大司憲沈彥光竟為無擇所誑請放安老敘用而公為臺諫力言不可晦齋李文元公彥迪亦與公合并不允安老之怨公始此初東宮有灼鼠之妖而敬嬪朴氏子福城君崙在諸王子中年長而地逼奸黨咸謂朴氏之蠱東宮為子地也請置重典公則知其實出安老之巧誣不可令朴氏母子抱冤乃累啓緩其罪而崙猶竄後移禮曹佐

郎登慶尚道御史還授奉常寺僉正移議政府檢詳兼世子侍講院文學則鄭文翼公時為領相無恙母見公至必屏妻子入寢室媿媿吐懷其為賢公卿所重如此轉陞議政府舍人辛卯東宮又有懸牌妖語如灼鼠者兩司希安老旨請亟殺朴氏母子至壬辰尤急公以司諫院司諫猶力以為不可益與時論相忤癸巳朴氏獄竟成母子踵歿其女二翁主絕屬籍而次壻唐城尉洪礪亦杖殞于獄國人冤之安老遂大得志用事則李若以不附杖流相臣沈貞以相軋遂歿其黨張順孫韓效元金謹思又先後入

相而無擇及許沆等重與之締附煽亂斥賢類無虛
日公常憤狀面折其狡惡亦自必敗就鄉庄創築
俛仰亭取俛仰宇宙之義而聽松成公守瑛為書亭
額蓋將永以為歸也甲午安老人相嫉鄭公一隊尤
甚目以三徑而以鄭公為一徑以公為一徑欲以一
網打盡則鄭公果以遷 禧陵受誣竄金海而公亦
罷歸自此不得安於 朝矣奉母優遊若將軍命而
己乙未昇屏庵壽福卒哭以詩卽已卯士類而壽聃
之兄也丙申 上重試文臣于庭羅松齋世續以檢
閱對策極言朝象之不和有曰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不知 殿下之人心幾億萬
耶安老大怒下禁府自為委官鞠詰曰汝在外方何
以知朝廷事耶必有與同議者意欲使引公并逮治
甘心蓋亦知公為南中後輩領袖而羅公有所受也
羅公揣其狀愈憤切不言累訊碎骨酷於宋世詩案
幸 上特宥減死竄固城而公亦僅免君子以此兩
美之丁酉冬安老勢益惡極 特首并無擇沆二姦
賜死告 太廟五日起公弘文館副應教慕齋與
鄭公亦召還戊戌陞司憲府執義又陞弘文館直提
學知製教兼藝文館應教因差忠清道 御史不數

月而已及春又特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轉
都承旨知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
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應製進詩一律居首受 賜
馬裝四月 天朝遼東都司來差宣慰使西行庚子
擢陞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會金誠齋若默與河西友塔而同中文科就婦翁尹
鎮安任衛家設 恩榮宴誠齋即訥庵甥姪而公同
門也公爲之赴會押宴而尹氏爲二壻登科別給田
土奴婢立券則公以手筆證之亦一時美談云乃赴
任歷巡部下七十餘邑所到畱詩如慕齋故事而與

左兵使張世豪水使奉承宗又徧視山海關防無一
遺者舟游左兵營南洋之臺下名以望仙至咸陽則
老松公泄郡時詩手筆在板上追次韻以致慕公嘗
重創先公孝思堂于舊墟而亦得聽松書額及是又
移老松詩筆遺板以揭于堂辛丑內遷同知中樞府
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轉行司諫院大司諫自二
姦敗必羣賢彙征世道若可有爲而 文定誕 明
宗封慶原大君至是八歲矣有舅尹元衡與 仁宗
舅尹任有兩戚相傾之漸而人謂之大小尹一種姦
細已多附元衡而梁淵黃憲俱以羸鄙被 上寵二

元衡黨也淵雖嘗逐謹思而實趨勢憲又本哀黨也公劄斥曰自古鄙夫得志未有不讐士林者請斥去以清仕路 不允而憲為吏曹判書與元衡相結熾煽公移司憲府大司憲欲駁憲左右不應公挺狀曰進退人物決非患失輩所能且年少驟陞奈誤名器何元衡時為執義不得已從之而非其欲也自是其黨毀公者四起壬寅公果黜授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憲復為吏曹判書勿茲濟惡而元衡之勢日張 東宮則孤危甚矣公實無樂供職而匍俛行部不為久計猶以外弟梁公山甫靜庵門人

之賢也為助其肅灑園修葺泉石花木其勝有倍又會及璿兵使林垺因巡省外姑于昌平縣遠近榮之癸卯引疾遞授漢城府右尹以大夫九年高乞外邑優養授光州牧使志物之養至誠不息甲辰十一月 中宗昇遐 仁宗嗣位時事益洶洶多虞而十二月 大夫人卒于州衙乙巳二月引祔考墓公年已五十 三矣守墓號泣不以暫離七月 仁宗粹又昇遐 明宗嗣位而 文定垂簾聽政則中外咸福悉自元衡出矣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林百齡等承望元衡入對忠順堂誣 啓 兩殿致 先朝舊臣柳濯柳

仁淑及任于逆少其有殺戮必曰定難人或言及赤
族乃已道路為之結舌因策偽勳號以衛社功臣
如晦齋及冲齋權忠定公檢一二賢卿亦皆勒被封
君而憲與正言陳復昌又前後翼附濁亂無已公雖
處苦由未始不悲憤也丁未二月禪闕金光準故人
而偽勳也忽見公語曰公知朝廷勘亂否公慢應
曰不知也光準勃狀曰國論已定何謂不知公不與
受辨磁亦故僚也既錄勳富貴熾狀公戲曰公家美
女曾所未見一何多也磁面赤不敢對公之諷糾雖
知舊不避如此每歎乙巳諸賢多敗嘗作歌曰有鳥

嘒嘒傷彼落花春風無情悲惱奈何有歌兒赴人宴
席傳唱則復昌在座忽爾驚訝曰此必謗訕未知誰
作歌兒不肯告復昌亦不甚窮竟一日來問曰人謂
我小人我誠小人乎公曰小人也復昌驚曰我雖無
狀寧遽至是公乃戲曰人謂君子為小人則或非小
人乎蓋既直斥無諱而又婉辭致譏而復昌終不悟
人謂公善言云是時例復同知中樞府事參修中
宗實錄公在戊子以前已會朝士任弼亨金萬億成
守瑛宋之翰尚震金明胤許伯琦柳健安從典鄭希
弘李光軾李思曾朴紹尹林閔齊仁李興朴世翁崔

景弘柳世龜張王洪德演李巖沈思遜共二十四人
修癸丑甲子序以月日具錄一案而公序于第十二
或同年或同僚大約多取同聲用生日輪會至是又
以同知職名錄案而其存沒之異邪正之變亦公與
後人衡鑑之所寓也及癸丑回甲之宴則鄭湖陰士
龍又有詩志之尋降行掌隸院判決事五月筮奏聞
使赴北京至撫寧縣有童子名養正者讀書公贈詩
勉以正學而以科舉病人為慨後聞其師揭壁稱賞
至三河縣人王繼福出示岳武穆王精忠錄圖留詩
寓感入京城留烏蠻館 皇朝時有門禁使本國使

臣不得出入經月至秋作一孤囚公呈文禮部曰竊
照本國忝備東藩世守箕封 天朝自前以知禮稱
許不與諸夷并數而出入之便惟在於彼國鎖閉之
今獨加於小邦夫疑生於不信禁由於難制今乃俾
皇恩壅而不布下情鬱而不伸恐有礙於導宣 天
澤撫綏遠人之義也禮官讀曰佳哉好文章竟蒙
欽依得通門禁如甲午使臣蘇世讓得請故事十月
竣事乃還至山海關主事方九敘禮貌如初贈以瀛
海集公以一律謝之既復 命請知止宋公孝思堂
記文而聽松又為公書之十二月哭宋公喪戊申二

月出為開城府畱守時百齡順房相繼歿而憲人相
又忤于元衡則復昌受嗾黜諸外公既赴任不以出
為意每暇遊花潭懷徐公敬德已酉又徧朴淵觀音
窟義相臺大興洞興王洞諸勝而與聽松靈川及尹
橘亭衢趙松岡士秀周慎齋世鵬沈佐郎守慶元校
理虎變鄭校理惟吉或詩或書或往來同游周公方
按黃海欲以古道為治故詩以勉之又築場巖亭于
府西日逍遙其間鄭公萬鍾同門友也在慶尚監營
卒有詩以哭有鄭宋為房舉國知之句公固知事無
可為常有棄官之志其庶叔與公昵者每言吾見外

居宰相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自南大門出者蓋為
仕宦人京者至必不出而在京歿者柩行必由四小
門其生者得由四大門出入故也公雖知其為戲而
亦每以為嫌及自開城納節而歸也庶叔送之江上
則公臨觴語曰吾乃今得出南大門矣庚戌起授大
司憲移吏曹參判許磁方為贊成亦追悔乙巳事不
欲因附元衡與閔公齊仁同歸公乃不嫌再出惟協
心薦賢是務則其進退人物往往多忤元衡矣四月
赴慶會樓下應製進安不忘危詩七律居首 賜馬
間游蕩春臺公嘗與參判具公壽聯友善具公為復

昌所好人多斥者公以朋友義重獨淡責之昇公大
悔悟遂疎復昌復昌訝之一日抵昇公曰公之待我
何乃有異疇管必聽宋某言故也遂與芑謀芑亦曾
用茲計奪人財為公所斥者兩憾既合則六月喉臺
諫李無疆及朝講人侍就 文定簾前斥公曰締結
壽聃鼓生異議是為邪黨不宜在 朝因并命公及
昇公與李潤慶李浚慶許磁五重臣一時遠竄 朝
野震駭昇公俄又 賜死公聞將竄待 命大司憲
宋世珩故交也聞誣 啓方發知公必不免私送人
馬先囑公飛行因以書來金百句適在座子弟畏其

泄乃語百句曰事急矣當速理行裝願客蚤去公遽
曰大丈夫事寧有不可對人言者我苟有罪斧鉞是
甘否則死生休戚人所共覩因出世珩書示之有曰
君既見忤於領姦又忤於惡物兩惡主張左右風靡
不勝痛咄蓋指芑與無疆也事機嚴秘人莫敢開口
顧公則表裏無隱豚魚可孚利害不動襟懷自曠故
百句非正人也猶以不欺為感無疆亦追聞稱服常
言宋某君子人也一視夷險心肝洞狀又言當其竄
時人皆為之悲歎雖割肌相道若無一毫惱者可恠
矣哉其對人嘖嘖愈久不已公初擬竄清洪道舒川

郡不數日以近南鄉移平安道順川郡擊二子海寬
海容赴謫沿路相慰歷上平壤之浮碧樓有詩自敘
恨歸休之不蚤也辛亥六月蒙宥量移于京畿水原
府及兩司合 啓遂無疆又劾罷也於是大臣有特
辦公無罪者是冬乃放歸而元衡又已入相矣壬子
閏三月 命外敘降授善山都護府使五月到府府
古稱多土豪難治歲又荐歉民困與居公不嫌龍蛇
推赤心置腹愛動於色奸吏仰視亦不忍欺於是民
若吏大化每肩輿以出觀者必加額呼父 御史以
聞特 賜表裏一襲褒之或暇日遊府人故黃參軍

允獻無盡亭以至其孫孤山耆老梅鶴亭及月波亭
諸勝而所與遊者申靈川尚州牧使也李默齋文健
黃柳邨汝獻寓公而黨錮也舊僚也宋仰濟希奎同
年也朴龍巖雲盧松亭守誠俱朴松堂英門徒也三
公亦府人也又府境士大夫多生員進士同年因設
榜會于海平古縣其二往一來相得甚樂而無非與
政通者是年吳貳相謙滄潭陽及公暇歸偕上俛仰
亭勸以重葺因以資助而奇高峯大升記之林白湖
悌賦之河西及林石川億齡朴思庵淳高靈峯敬命
并有詩二十詠倡和焉癸丑與宋仰濟舟游洛東江

哭周慎齋而李芑亦已歿矣十二月夫人薛氏卒于衙甲寅二月引歸以葬還府歷知禮縣則盧王濟禎時知縣用古道治僻邑詩以美之自衙移寓府西迎鳳里故河公緯地舊居所稱壯元坊也松堂及鄭新堂鵬亦皆府人而先十年下世并有詩致慕七月始集中年以後詩藁存者錄示子孫其按本道則鄭彥慤知本府嘗慊于公自丁未以副提學上良才驛壁上血書起誣獄戮賢得志及公左遷本府彥慤適按道頗困公公略不芥意一世咸稱長者將遞歸以俛仰亭所揭趙龍門昱所和三律索退濟和之既去則

府民大小遮路呼泣請留而不能得乃相與伐石以乙卯立碑于府城南門外大堤上而宋卮澆序而銘之至今戒勿毀傷焉公常於屋下私語以歎曰元衡以復昌為鷹犬噬士林且盡其終享福祿能復幾何不意此言為元衡漏聽則公益復凜凜慘惻而特以黜官在外無隙可乘而免亦一幸也丙辰序老松日本行錄先是錄佚而梁公山甫得諸南原老儒吳祥以歸于公云丁巳冬哭梁公戊午起授全州府尹將行元衡忽來見曰士林雖斥復昌復昌實有功上初即位廷臣多謀危者而吾以戚臣未敢與聞朝

議其 宗社不殆特一髮比耳當是復昌奔走踴戴
功不可量試考諸 皇朝永樂皇帝以藩王入承大
統成者幾五萬今以乙巳成者反謂其多而交謫之
耶其言之恐動威脅視初年有甚而公竟亦不與之
一辨是年安公玠李公浚慶人相庚申呈病遞歸是
年正月河西卒五月樹碣考妣墓十二月朝廷聞
天使將至大臣 啓以公有詩戰才與退潁及石川
駟 召辛酉正月至京而 天使不果至旋授羅州
牧使以歸時沈通源入相亦元衡黨也甲子春哭聽
松及泛虛亭尚公震乙丑 文定昇遐元衡竄少自

是清議得始行矣丙寅權公輟入相隆慶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 宣祖入承大統閔公箕又入相而已卯
乙巳諸賢并次第昭雪哀亦追奪戊辰授漢城府左
尹參修 明宗實錄移刑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已
巳特承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轉議政府右叅贊兼
知春秋館事公年七十七矣引疾乞歸自此退休鄉
園十有四年累乞解職 上以 先朝耆老不許久
之許付知中樞府事處以閒散累 賜會物凡有
賜賚一如在廷恩例一日 下備忘記曰宋純以宰
相退老于鄉雖不受祿俸令本道磨鍊歲給以示予

厚侍老宰之意且舊規之有無事理之當否予未知之偶爾思之故言之有司以無例防 啓 上猶特申會物臣僚莫不感激公既閒居朝議益重之為除弟紳鎮岑縣監及二子官俾奉榮耀而二子不章繼歿公實理以遺哀凡世上欣戚不切切置懷故其頤養所充精力不衰年逾八十猶看書作字張弓圍棋與壯時無異日竹輿揭來倪仰亭松竹間山翁濟友雜坐談笑不以 四朝元老自處也嘗作倪仰亭三言歌曰倪有地仰有天亭其中興浩狀招風月挹山川扶藜杖送百年益亦後子俯不怍仰不愧而今德

今聞始終無憾者矣惟其愛 君憂國之誠曾未少弛發諸篇什形諸謳吟有致仕歌三篇夢見 主上歌一篇五倫歌五篇倪仰亭長歌一篇短歌七篇雜歌二篇及少時王堂受 賜黃菊歌一篇春塘臺觀耕應製農歌一篇方言古語錯綜抑揚風流情致溢發委曲有足以淳風教立懦頑而不徒一時被之筦絃而已今其詞曲尚流播未泯而松江鄉公澈訓民歌第一第二章亦有引而採者其農歌音節尤足聽聞傳諸故里農夫口受耳認曰此宋爺遺聲也前後所交遊不替者自申企齋光漢以至遐濟聽松松

齋龍門諸賢既皆道義相期而後進名流河西錦湖
王濟思庵高峯壽峯松江以下二十餘公舉出入尊
服聽松嘗為之歎曰此所謂天下桃李盡在公門者
當庚午思庵判吏曹則公又聞而喜之曰朴淳秉銓
關節絕矣其好賢而不忘世如此萬曆己卯十月家
人設回棹宴于亭子有以啓聞者上命戶曹
賜花宣醞一如新恩時例而壽峯松江白湖與本
道方伯及守令共百餘人并赴之一路聳狀夜淡酒
闌公微醺就溫室松江倡曰舉公籃輿也自不惡吾
儕當為之擔行遂一時扶擁而下人又嗟歎以為美

談曰此九前古所未有之盛事也若公當時歸狀若
魯靈光獨存而三達五福之會并亦天意有以報公
耳秉彝好懿人孰不狀而一世諸賢其相與賢賢若
是者不益于光有耀哉壬午二月初一日公忽微覺
不平患嘔就睡脩狀而卒享年九十時有白光自屋
上屬天如虹蜺其消則有赤雲漫空而散若是者非
一再人皆異之官吏巷民俱變服不肉數十日聚米
以奠乃始復常非得人之深而能狀乎哉計聞輟
朝三日遣禮官賜弔身艾致祭松江亦祭以文曰
嗚呼風埃險塗之難盡盡之者尚矣其不躓者亦鮮

矣立朝六十年遵大路而終不大躓者於相公見之
狀則今日之慟非為私也嗚呼哀哉公之平生斯亦
隱約舉之矣四月二十二日葬無量考墓之下子坐
之原薛氏為附左後十五年丁酉亭燼于倭亂而公
所與前後諸賢倡和詩板無一存者又五十七年
孝宗甲午後孫僅始創修則鶴沙金公應祖涖本府
屬外裔李管輯板上舊詩文作俛仰亭雜錄而序之
又五十年 肅宗甲申士林始建龜山祠于府西南
木山面藍山里古餘濟水上東距亭二里許既又以
老松及李東岳安訥與夫鄉里宋勿梁庭筍金清濟

應會金晚德大器金瑞石彥勗羅九華茂春宋栗翁
徵次第追享東岳本府名宦也栗翁公伯父白圭堂
礪曾孫也公少而孝于考老白首事妣益匪懈其喪
也在墓廬惟謹其祀也并朔望不缺以至祖先忌辰
雖八九十猶必誠虔而待子弟以和御奴僕以寬或
有過不喜答朴亦不浚撥其情原其天性忠厚而正
直弘大而確質自鄉里應接曾不以貴賤有所親疎
故上下老少咸得其歡心推而及於親民按部用人
論事之際所急者化俗而不流於弛緩所嚴者斥姦
而不偏於刻訐雖其始危於世節中困於安老終情

於元衡及芑有事則必見斥有斥則猶不屈宥若不
止一竄而卒之身與名俱享卓狀爲己卯乙巳前後
慘禍以外完人者詎無以哉古云能柔能剛又云不
激不隨視履考祥公益其人而由古迄今歷選可與
倫擬則雖謂之無多可矣乃世之君子觀公逶迤治
亂之間不暇舒究其狀而遽有以責備何也若忍齋
與其從弟判書曇在 明 宣授受之交致士類新
舊之歧此自洪氏一邊之得失耳公以舊人重以故
交以憲長宿研一爲其所引亦何至於攻新進謀借
有如栗谷李文成先生珥 經筵日記之云乎若果

狀也卽當日新進在所謀攻之中者莫松江先也而
松江于公有祭文無怨者可知意者栗谷論公亦猶
其論吳公謙者而尺度所存非後學可窺抑日記所
載往往出於傳聞而附春秋疑信之例歟今公詩文
遺藁或當日手編或後人續裒者參諸公私評議誠
鑿鑿可徵尚論之士其庶有以釋狀矣薛氏生甲寅
少公一歲從封貞夫人新羅弘儒侯聰之後自慶州
移貫淳昌郡有中贊文良公公儉贊成齊簡公之冲
克大其家而繼以版圖判書安統參議疑宮直 贈
參判王川君纁郡守榮祖至察訪萇卽虞候南仲之

父夫人其孫也性貞懿事公誠謹奉舅姑敬順待人
不事緣飾雖已貴顯猶克儉不廢婦職如貧賤時人
有問之則曰富貴在外職分在不修在我而責諸
在下無是理也且人生斯世曠職廢分所作何事蓋
不待學問而常行實德皆與理暗合其有事為必因
心直出而不以善惡有可擇則天稟狀也有崔氏女
先逝終身痛傷諸姪之親歿無歸者鞠養婚娶如已
出方公之竄夫人夜半露心指天呼曰天乎無罪而
長女歿又令生者竄天之降福必有所召若知有罪
當自改之及其在善山衙內患胃痛且終揮子弟勿

俾環呼曰我語汝等大宅與亭子近大人接賓應事
所喜居者我歿宜與攝室居此如我居勿違大人意
因命二子序坐餽以粥忽驚曰我歿矣又呼外孫崔
乘曰汝母歿我育汝如母念汝寒今隆冬矣衣一襲
在籠此後誰復衣汝亦餽以粥轉及婢僕曰汝輩俄
頃當罔極可先食此我饋汝畢於今日矣纔畢而卒
壽六十其不以歿生為動而從容處置若有道君子
者豈屑屑有所為而強之云乎二子即海寬丙午九
月生員三等五十七人授 健元陵叅奉海容授珍
原縣監為公優養也一女婿崔世胤縣監其子即乘

進士與松江善壬午五月換八家狀將謁文作者而不果有女適宗室順興君夢禹公又有六子二女子曰海清箕子殿參奉曰海澄曰海源曰支繁曰支長曰次方女壻申聃壽季女缺缺缺丁酉節於倭亂海寬無子女其妻光山金氏以順興君第三子瑱受名繼宗依國俗稱侍養外孫使奉其祀海容亦無子女其妻彥陽金氏以海清長子德美為子實奉公宗祀官軍資監僉正海清次子悌美一女壻金慶脩海澄一女壻郭元福海源子碩美無後俊美武科二女壻南仁元宗正支繁無後支長子德弘二女壻宋

台福朴永根次方子澤美光美武科晉美申聃壽無後今德美長子副司猛權之五代孫有啓新而次子僉中樞城之子武科宣傳官又昌以下曾玄又若干人惟順興之後自縣監填校理尚質校理僉中樞憲及繼宋玄孫義禁府都事敬與夫憲之六女壻崔相國奎瑞徐相國宗泰諸人俱有聞而已則公之世德家聲其已鬱而不章二百年于茲矣嗚呼公之事實在己卯乙巳諸錄退濟栗谷諸集公之宦跡在槐院翰苑王堂湖堂銀臺春坊 經筵徽垣柏府兵吏禮三部耆社京兆政府與夫 皇京之奉使兩湖全嶺

之持斧按節開城善山光羅之居留宇牧者又皆暴
著耳目而野乘地誌太史之藏益無非經緯參伍之
所則後之論述雖喙長三尺尚復何加焉獨惜子墓
而無表碣神道之刻廟而無準品 宣謚之典祠而
無諭祭賜額之舉甚至遺墟一亭子之久頽而將廢
也遺命百世畝之僅祭而垂賣也永言思之寧非
朝野之一大羞事乎胤錫生也晚識且薄誠無足一
二云云而竊嘗奉讀 肅宗御製記李光迪回榜宴
花酒之 賜有引公所蒙 宣廟故事者又讀 當
宇在東宮御製所序故夢窩金忠獻公昌集續自警

篇有載公所語庶叔別席者輒低徊歎仰久之曩
西公七代孫日佐卽又昌曾孫也不鄙肯來屬以狀
行及胤錫戊戌東遊謁公墓登公亭致慕而在都下
夢陪公回榜則未始不太息曰當時執輿之賢而猶
多有謚以公得輿之賢而乃無謚可乎一時士大夫
咸曰此善謚耳而亦可慨者蓋日佐之請益勤方將
就木川縣齋至誠加督而忽以庚子沒矣嗚呼胤錫
雖無能爲役其何忍已諾於逝者也謹據崔氏狀補
以國人之言敘次如右以歸于其孤潤權庶他日賢
孝者藉手陳請而世之立言載筆諸巨公其有採焉

謹狀

頤齋遺藁卷之十九

頤齋遺藁卷之二十

行狀

柏濟殷公行狀 辛丑

本貫京畿高陽郡古幸州

高祖考諱秀鸞 通政大夫 妣淑夫人礪山

宋氏

曾祖考諱聘臣 學生 妣孺人東萊鄭氏

祖考諱基亨 學生 妣孺人順天沈氏繼孺

人水原白氏

考諱之輅 學生 妣孺人慶州鄭氏德鳳女

公諱鼎和字梅卿學者稱爲柏溪先生殷氏本幸州望姓始祖允保高麗文林郎尚衣局直長同止是生弘淳門下侍郎平章事上護軍判兵部事見本史忠烈王世家是生毅奉常大夫民部議郎贈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是生麟好門下注書是生致直長是生莘尹寶文閣直提學嘗寓古阜郡見李文孝公穀稼亭集是生長孫參議葵星州是生汝霖八 本朝太祖丙子文科累官慶尚道經歷所都事司諫院右獻納 贈吏曹判書見登科錄三子一女婿及五孫三孫婿並以科宦著其第二子輔海州牧判官有

子龍潭縣令仲玟始自大丘府移泰仁縣歷司正悅通贊叔傳箕子殷參奉楫及錫賢至世義卽公五代祖也考有文行屢舉不中妣鄭氏判書繼安十代孫其六代祖進士參奉默齋彥忠配享武城書院亦東方故家以 考宗庚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公于縣之東邨面十餘亭里將晚之夜考夢一老人鶴鬣鵝冠藜杖雲履左河圖右洛書跪而進曰帝命也因忽不見考驚起則雲影在門香氣滿室矣公資稟端肅志操高潔而誠孝友愛尤本乎天得五六歲學于考聰慧穎悟已卓狀不羣忽舉所受鈔句月出天開眼

山高地舉頭一聯曰作者用意殆不近理月外有日則月獨為天之眼乎山外有山則山皆為地之頭乎謂月以天眼而或圓或缺何也謂山以地頭而或尖或攢何也月不開闔乃以為開眼可乎山無動靜乃以為舉頭可乎考心喜曰雖狀姑舍是任作一詩或風或月而不以不近理可矣公立成一絕曰簾薄風先透簷疎月易窺良宵千萬景宜畫又宜詩考膝置公以語曰乃翁亦何加諸七八歲詩文驟進如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及范蔡諸傳賈董諸策俱一讀能誦考又試以漢高祖論則一瞬五十餘行多出人意表

考大喜曰文與詩不相上下大吾家者其在爾乎嘗與同隊五六兒出游獨坐大樹下沙上畫指習字不與為戲一兒試匿公所佩刀新買者佯驚以告則公正色曰得失有數何以求為兒大慚還之自是人知其冲年大度也一日有官員呵擁而過羣兒或走或藏公則立路左端拱不動官員異之下馬問其年公對以千支官員戲曰年數幾何公曰不知六甲乎官員笑而僂指曰兩班家乎能文筆乎遂以雲命題呼韻公應聲曰笑看山南山出雲何來五馬晚嘶雲無心欲度中天去莫作浮浮蔽日雲官員曰汝雖嘲我

亦能戒我必他日大用盡忠者乎出紙筆墨獎之欲
與偕去公曰父母在我其安往官員又遣魚鮪及脯
俾為親供九歲念脩齋柳公晉錫聞公盛名為來以
訪柳公即肩巖文節公希春之玄孫西歸李公起淳
之女婿也嘗請拜慎獨齋金文敬公集與別提黃雲
溪信憲教官金澹虛之白友善李公自丁丑講和以
後不復仕遊于全州西山之微巖洞及其溪入任實
縣雲巖江上則又從學因寓本縣山內面板北里
除參奉不起有儒林重望蘆灘全公有道一鄉所稱
文行長者亦為之卜隣遣其子學焉柳公之至公考

適出梅溪李甥家未歸公見其溪衣大帶芒鞋竹杖
儼狀有道氣像亟出迎起居則柳公指松樹呼韻公
跪對曰十國東嶺立孤松雪撲風摩不變容材大他
時扶廣厦百年貞節陋秦封柳公拊背歎曰吾見今
世李杜矣兄詩有守節扶國之志乎公又跪曰敢問
何如斯可謂之人矣柳公曰為入之道亦非高遠難
行者只子而孝臣而忠勿而遜弟而悌是爾人而能
此則可謂為入之道故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聖人豈欺我哉公曰人莫不有親則
生我之德其可忘乎人莫不有君則粒我之德其無

報乎柳公曰人皆有親而忘親者多人皆有君而報君者罕是可哀也公曰子而遺親臣而後君者誰也柳公曰古之忠孝及不忠孝者有之且待他時明告也公乃默狀不敢究柳公大奇之曰子乃吾之師表非吾之儕也戊申公年十九未冠娶而考卒執喪盡制無異老成泣血歡粥日夜守殯村人失火延燒十餘戶去殯數步公泣向火號天忽有一陣反風起北而免既葬于水弱洞先挑則廬基汲山澗以供朝夕上會尋有清泉自澆湧廬側冬溫夏冽味甘而香爰採古人貢趾書可法者附以善居喪條目及自己常

行觀省之端而無一漏以為居喪日用記因又序之已酉奉几筵將毋移寓山內之勃田里其先後甘旨定省之節咸律小學事無大小必咨稟承順鄰里出入亦以告以面而毋所嗜者又力辦乃已冬月思蠶魚膾則釣前川秋節思新蔬菜則採後山無不得者方省南邨家姊纔一夜心動促歸毋果有微恙喜曰昔伯兪毋抗臂而子自至今吾微恙而汝自歸汝其伯兪矣哉庚戌服吉冬始以毋命從師柳公受家禮近思錄與藍田金公大挺綾橋宋公寅亮同門為道義友金公高文峻行氣伏一鄉凡於齒少已者不遠

許友獨不以公少六歲而亟以友宋公雖少文而孝友敦睦為父老所重云時柳公在雲住寺數月而喪禮服制疑無不講十二月又從至板北受大學及柳公大歸潭陽府大谷故里則前一夜受近思釋疑以達曉宋公實偕焉乃相與升堂拜母時寬谷崔公瑞琳授徒古縣之龜巖書堂則公又及宋公從之崔公本畿內人也少攻蘇詩為南壺谷龍翼所知中進士晚除參奉不起雖不以學問自榜而天資近道德容畏人明於藻鑑善於誘掖顧漂寓韜晦人鮮測者惟藍田金公一見盡敬托以子姪而銀溪金公萬挺

亦號藍溪六友堂宋公以錫亦稱以畏友公既問業凡崔公動靜語默藝能之微必隨事浚審以為法信之敬之始古七十子之悅服而於柳公一視而并事奈柳公早世則專意於崔公而崔公亦許以知己蓋同門柳月谷宗興公所推隆而一時高弟輒以公稱首焉公自少不汲汲功名而崔公特念公門戶之衰講難有暇勸以科業公遂黽勉從事不敢違甲子與嶺南諸宗脩先墓合世譜序之丁卯母病扶侍藥餌嘗糞祝天隨欲血指為家人所覺則不以刀而以石既灌血幸延數月乃至于丁艱自初終及成服勺水不進

崔公強之一飲而止攀擗哭踊罔不如禮合葬乃粥
而又廬焉躬炊上食或几筵或墳塋不以雨雪或廢
不以微疾或懈夏而鋤草冬而掃雪經帶未嘗脫沐
浴未嘗輟三年不見齒不食果朝夕哭泣之餘惟禮
記家禮備要是對爾山中舊多虎患民畜不能自保
一夕虎當廬大吼作氣勢公出而語曰爾山君也亦
不冥頑何詎出山殘虐虎則低頭而去又有狗隨養
有名呼應可備使令及其將乳公曰汝若在此莫或
妨我奠事乎狗忽不知所之公或疑其爲虎食也四
五日自巖穴以其子歸是時藍田寢疾累月公又日

十里往候其卒則終身以爲戚已巳服吉乃歸家始
酒肉菜果如常而孺慕之篤不與宴會不聽聲樂逐
日謁廟墓益勤每忌祀先三月會素齋病于外不弔
不慶前三日沐髮浴身必日各以三而祭器則手自
滌雞雉則去其毛杏栗則去其殼并藏之潔處不令
童幼犬猫汚也物極其精儀極其詳矣而祀之日服
明衣而如求祀之曉奉神王而如在其號泣無異初
終祀行矣而有後時供雞雉者請以爲公膳則公曰
罔極之日乃有以自供乎卻不受公之追孝實愈久
愈至而邇隣化之有男盧信達有女金順尚者初不

知孝于其父母舅姑見公感慕事事學之曰殷先生
教也遂以孝子孝婦聞于鄉益公之感天感異類而
并感於愚賤者盛矣哉公自失怙特歎曰所貴乎科
第者為悅親爾親不在吾誰悅遂駸駸廢舉則崔公
猶且敦勉公不敢不從狀非其好也自與時文不合
只三捷監試一魁東堂而竟無成惜哉乙亥有懲忿
戒言語勉忠厚勉親親四詩以自警丁丑哭姊婿宋
公益貴服總亦以其賢也戊寅正月崔公卒守殯至
葵心喪三年不赴舉嘗景慕無已曰吾師寬谷使及
孔門謂在顏曾之列則吾不敢亦當正亞顏曾其篤

信如此遂倡士友創龍溪祠以享之公有弟鼎梅和
卿文行相勉出入相偕甲申先沒公以為至慟未葬
不脫絰不酒肉送終恤其孤無間己子是年茅洲金
公時保來涖本縣即農巖金文簡公昌協族姪而門
徒也淵源所漸設八條以訓邑士而知公有士望舉
以訓長迭王講事自鄉校武城南皋慕忠諸祠院沈
于流觴雲在鷗邨以勝稱者月輪以會而俱有詩記
事歸重于公一境為之風動是申靈川潛作宰宋圭
庵麟壽按道以後一大盛事也丁亥孺人趙氏卒念
其賢孝恐妨子女不復娶乙未送長子命尹赴漢京

丙申哭其天曰吾既不死於親喪何可爲此子傷生
乎丁酉 肅宗幸溫陽有進復讐說者喜而有詩是
其私淑於西歸者狀也戊戌有詩以朝野黨論之橫
潰爲慨己亥 朝令量田而邑宰不審等第致一邑
會哭而士子多冤歿杖配者公父累爲之草訴請宥
公素推孝於 國 列聖忌日必先後三日不肉不
與宴樂北向跪自朝及夜聞雞而乃寢甲辰秋有風
疾不能出 景宗升遐昇疾臨哭官門外疾遂添昇
歸以九月初七日卒于寢壽七十五十一月葬從先
妣子坐之原有遺藁二冊藏于家公家初不甚窶而

睿察自盡以至蕩敗晚益空罄而不以易心而改操
視一世富貴功名不翅如浮雲草芥有人戲曰公年
已八耄矣何自苦忍飢讀書如此吾聞鄰邑有富人
設若傾其財求易公文學知識者肯之否乎公哂曰
君自不察耳書中有味豈肉味比哉且受人之財而
一朝喪其知覺則寧餓死不爲也士林傳爲美談其
老且窮而益堅如此公雖不幸累躋場屋甚至 朝
廷不聞名聲而爲學之功嚮晦彌篤上自洙泗下逮
濂洛以至吾東諸儒先文字無不誦其言體以心難
鳴盥櫛冠帶危坐潛精仰思期於有得不以跬步自

退有詩曰男兒老大宜加勉九十呻吟有伏生又曰
得蒙已自期修省衰暮依欣昧性情又曰艾油繼晷
在人身誰識其中亦有天萬事從來皆若此自盡吾
心理自全又曰人能無欲即天理天理流行只在誠
妄得私心渾化卻事來當理自分明又曰養性收心
宜莫利殺身徒是愛身仁其詠小學曰挈矩治平由
灑掃免夫復玩履冰時又曰行年望八猶飛越堪愧
昏昏闕敬誠公之著述之傳今雖無多而即此猶可
測其所存也其待人接物與朋友處也雍容款曲不
以貌為亦未始戲謔忿怒渾狀若春風氣象其好善

而揚善也必竭力褒顯恐其或泯如為金時泰妻許
氏烈行上書非一而再者可見其誨人也尤遵寬谷
成法各因其才而導之而諄諄孜孜誠意藹狀則遠
近負笈蓋不止幾百凡諸冠儒服儒有行藝可稱於
家鄉者不問可知為公徒也乃至本邑宰到官三日
必來候以為常而林應教象德其在雲住寺講誨也
又為公酬和而致隆公猶一意謙冲不以學行自居
不以扁額自號中歲居于內洞德峯之邨則因其名
曰崇德而已晚歲居于水弱先楸之洞則轉其名曰
守約而已終又移居尺川則翻其名曰柏溪而已德

其所崇約其所守而相乃歸化之地重有歲寒之義
故柏溪之號因是最著于士林公不亦聞狀日章之
君子哉蓋嘗觀乎泰仁縣志之紀矣其邑雖小而文
獻代興如崔文昌申靈川名宦之跡固上下輝映而
邑產之中乃又有訥庵宋公世琳誠齋金公若默默
齋鄭公彥忠鳴川金公灌四君子舉皆作成乎人才
繼開乎鄉里其視寓公之丁不憂軒克仁李一齋恆
為朝野所共聞者名或遜而功則并矣安乎次第俎
豆華以宣額而寬谷亦寓公耳近世授徒之盛遺澤
之遠尤不在諸賢之下而若公所成就樹立者又卓

爾寬谷之家嫡則百世在後庶知斯言之不誣矣趙
氏金堤郡大族高麗文良公簡後參奉 贈承旨惟
精玄孫義禁府都事必遠孫二道統制使必達從孫
士人安悌女也媿德無違人所稱孝子孝婦育二男
一女男長即命尹有文行大噪兼業明經又從公學
于寬谷僅一發鄉解而不幸先公短命次命仲一女
壻宋明煜嗚呼公固東方故家之一乎而數百年不
章乃至公父若子三世宜達而又空而後孫存者亦
一綫比耳天之于公獨何理哉狀公之棄後學二十
有五年而一路公評有不以辛酉 邦禁而死者得

與銀溪金公并享于寬谷龍溪之祠是猶若可以少
慰而 邦禁再申卒不免於二十年而撤享重可悼
也皓天必復其尚有俟而惟此行狀之役雖經門人
市溪金公商說之所定亦未及於完粹而可傳頌修
德以其家大人命謂胤錫先考晚隱府君亦弱冠就
正于公門而胤錫又藍田公外曾孫也屬以增修其
勤甚至不可以不能言而固辭則因竊自惟先考十
五歲以前已學我叔祖龜巖先生得允庵宋子三傳
之淵源而早孤托渭陽有年矣重獲公依歸公卒矣
又服總致奠而至老講服恆媿媿師資之緒論不肖

兄弟益於是耳順而口熟矧茲失怙之慕當復如何
謹叙次補述如右以備世之大君子知德者攷焉謹
狀

金溝縣令沙邨張公行狀 乙巳

本貫全羅道興德縣古尚質

高祖考諱敬原馬島萬戶妣晉州河氏乃潔女

曾祖考諱錫司果妣南原梁氏萬戶彭老女

祖考諱應虛 應奎云 武科經歷妣安東權氏士人

承金女○本生仲祖考諱應梁文科司成妣淑

人潭陽宋氏教授謙女生承旨公妣淑人安山

金氏忠義衛孺女

考諱俊察訪號栗溪妣王川趙氏士人淑琦女
直長穩孫王川府院君元古後子先生妣順天
金氏忠義衛益光女平陽府院君襄景公承震
後○本生考諱健生員進士文科陝川郡守

贈都承旨妣 贈淑夫人南原楊氏部將公健
女進士光霽亭墩孫集賢殿大提學以時後生
先生妣 贈淑夫人忠州魚氏水軍節度使守
洲女判德昌府事翼安君伯評後

先生諱經世字兼善自號沙邨病夫張氏遠有代序

上祖諱儒新羅之衰避兵吳越依錢氏高麗太祖統
三乃東還善華語光宗累授客省僉華使官至廣平
省侍郎生諱延祐登第歷事光景成穆顯五朝為光
宗奉使南唐有解瑟底寒松亭曲五言一絕以詩歌
著顯宗避契丹南幸羅州次廣州從臣散走與同志
五人不去以忠節著偕皇甫俞義被武臣金訓等所
辱流不久訓誅得還田中樞院事為戶部尚書長於
吏事以幹能著卒贈右僕射仍父子并載本史及東
鑑東選東賢箴雅諸書自是奕世冠裳三百餘年而
八 本朝有諱軒登第累知靈光樂安郡事生諱合

亦以文學受知于 太宗潛邸授判繕工監事始自
興德縣贊鄉移南原府以葬子諱允慎武科機張縣
監寔先生五代祖考也司果公隱德不仕教養四子
其伯應井生員仲司成公叔經歷公各以文武進子
孫今不可勝紀人謂陰德之報司成公官止禮賓寺
正是亨 天使時清選也承旨公妙年能文大噪二
十八而生員第六進士第三俗言得此者官不大可
忌既又二年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轉博士內而
刑曹佐郎禮曹正郎并兼春秋館記注官歷司憲府
監察再為刑曹正郎外而輸城銀溪二道察訪江原

道都事能川縣監昆陽陝川二郡守銀溪所不赴也
熊川以兼長弓馬也所莅清謹吏畏民懷張御史士
重稱以野僧不如至有一境巷哭以送柩者父沒廬
墓與盧王溪先生善曹南冥亦曰朴實做功在昆陽
為方伯黨醜者貶去 明宗末清議始張將大用而
亦養陝川不克壽識者惜之栗濟公父母沒并廬墓
喪葬一遵家禮定祭儀為人所法凡諸心性義理王
霸之說凌 君憂時愍俗之誠耳目睹記多可道者
宣祖用薦再除別座而辭禮賓就活人五除察訪
而就參禮召邨辭青巖利仁青丹益所就亦速不下

三月久不過半年爾二配俱賢而無子趙氏取承旨
元配楊氏次子子之即先生也先生以嘉靖丁未八
月八日生于府西榆邨氣度溫和資性明悟五六歲
能解文字一閱輒成誦不煩教誨顧粟濟庭訓義方
雖承旨游宦無暇而家學之傳已有所歸稍長則經
史百家無不貫穿業舉子既屈曹偶而及其爲古文
詩詞實駸駸唐宋名家猶且不安小成益沈潛經學
思辨性理其讀諸書而得諸心行諸身者亦已早矣
丁巳十月楊氏卒先生甫十一歲弟濟世僅九歲恆
追慕以爲至慟壬戌司成公卒于京承旨守墓楓山

之修淨洞未能齋崔公尚重來學先生既與之游觀
善相得乙丑十月承旨卒于陝川先生未弱冠奉柩
西歸顏戚哭哀行路亦爲之以涕過咸陽則王溪出
弔歎曰孝哉張氏子也隆慶戊辰所後祖妣權氏卒
粟溪守墓辛未四月所後妣趙氏卒萬曆乙酉粟溪
自召邨棄歸是秋先生中生員己丑以太極策登增
廣丙科十四人時年四十三夫人莫不恨其晚成而
東人當路用事先生以承文故家爲其積忤分籍日
屈隸校書館人又莫不覓之九月粟溪卒殯於祭奠
惟遺訓克遵辛卯十一月服纓吉而壬辰四月倭寇

大至 宣祖西狩義州公私陷沒雖大官舉多逃活
草間而先生則外除屬耳又無職守有兩家老母在
焉從僂奉避未為不可乃慨狀曰忠義之士雖白衣
從軍可也我 王人豈可奉頭鼠竄遂决意勤 王
剋日登塗而湖中迤北路梗不通號呼以泣若無所
歸及癸巳 回鑾迎謁路次以本館敘秩得公州提
督官即乙酉創設而趙重峯所由倡義者也居無幾
改籍歷工禮曹佐郎出全羅道都事從方伯行部于
四界首屬邑如故事所到留詩以 國事多艱為痛
既遞歸則丁酉八月倭忽再徇而府城陷夫倉卒奉

兩老母向嶺南行至沃川伯氏沒拊尸叫哭鄉友房
上舍好仁同行悲之為助襲殮坎瘞路側轉寓尚州
界戊戌倭窮矣猶據嶺海先生為近京城移寓江都
往往詩以志哀如杜子美云己亥倭撤歸乃南下第
濟世先已還居于府北居寧古縣矣則寄住一歲乃
歸故里壬寅乞養拜金溝縣令癸卯棄去其在縣也
清陰金先生尚憲奉 命濟州見先生識之事在南
槎錄既居閒數歲專意奉親不肯求仕丁未子侄創
宗契為之序勉之八月十五日即府城丁酉破陷之
日也故友助防將金公敬老實與鄭期遠李福男任

鉉申浩李德恢二公同殉而金公獨無旌美先生常
勳之至是因夢為記後又上書方伯立忠烈祠于城
北而並享之後又以府人檢閱崔致翁上疏追享李
元春吳興業而李容濟林樸猶未免漏
格是年十一月所後繼妣金氏卒已酉六月本生繼
妣魚氏又卒先生已逾六十歲矣苦由五歲持制如
少日鄉黨皆稱其孝辛亥八月服既吉而光海政亂
李爾瞻柳希奮朴承宗朴弘考等僉憑其虐殺臨海
永昌至癸丑廢大妃而極矣先生益無意進取凡
世上榮名祿位一切付諸時輩而超然山野不懼無
閔惟觴詠自娛而已賦其發之詩句動慨激烈有

上萬言辨一死之意若所謂游仙詞八十七絕者亦
聊以悲時俗託遠游庶幾屈子所願覩夫天定勝人
之極則其尤戚矣豈許氏蘭雪稿口氣云乎哉原先
生平日固以講學誨人崇孝獎忠為己任而至是益
篤嘗慕退濟李先生道學之盛世好之隆得其題僧
軸詩次韻以見志又倚陶山六曲作江湖戀君歌前
六曲則愛君而憂國也後六曲則尊朱而斥陸也其
記金上舍官最樂堂則有曰善人者質美而未學者
也若能遵博約之明訓盡格致之功程為善而止於
至善明德而至於新民則明新之內萬善俱在問學

之中為樂非一先生所以勉人者即所以自勉也訓
弟掌樂王簿益世之往來京城則其詩曰八城有自
宜常戒為善由吾不在他交情復似千年竹輕薄無
如十日花又曰莫將第一條件事不得自行讓與他
程朱格說君須信休道西方鏡裏花其戒以處世交
人而扶斯道關異端者抑何如哉所見既大所造既
密故推之事為無一不關乎天經民義而為盧王溪
請復建祠矣為李公福男表以誄辭矣以至為丁晚
軒致隆而懼一鄉南北之分黨則與李上舍漸書縷
縷數百言溪以李活潑崔未能不在世為恨其學進

識進而終致量進乎公平正大之域者重可想矣觀
乎其與活潑未能二公及金潑谷復興楊龜南士衡
交好之不替則古昔朋友之倫不亦於是聳人乎先
生竟以乙卯十一月四日卒壽止六十九葬于修淨
缺坐之原從先兆也遠近咸嗟咄曰斯文不幸先生
沒矣益先生生于法家天稟甚高忠孝根於性文章
名於世光風霽月如其曾襟白玉清冰如其志操而
又從事實學希慕古道溫以濟剛仁以推恕存養省
察體明而用適故立朝則自簡自守處家則中澹自
如使其究試於世則事業之廣必不一二而顧乃草

國朝
以木卒於遐方下土賦畝之間當世已鮮知者即百
世何述焉門人房晚悟元震祭以文曰謂天無心於
生民胡為產賢不絕於世也謂天有心於生民胡為
隱賢不用於世也先生才高而不展道大而不行志
遠而不遇官止莅一縣年僅逾六耄五只不知造化產
賢之意果何如也金在澗澤挽以詩曰景慕先生君
子人溫溫風味夙書紳聲華不逐當時好敦朴惟存
太古淳信斯言也亦古人所云言者非諂而受者無
愧矣乎先生配玉川趙氏忠順衛大楠女淑琦孫所
後元妣姪也甲寅十月二十日生少先生七歲宋禎

己巳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六葬而附舉一男三
女男曾僉知中樞府事女長適佐郎 贈參議遺慶
胤次判官韓慶生俱蚤歿無子李承旨崔蘊有所後
子司諫攸之曾一男復元護軍有三男怡悅慄慄進
士 贈參議號曉邨從九庵宋先生游又有側出四
男忻懼慄慄嗚呼胤錫生也晚學且淺猶幸蚤從吾
南諸老門屏得聞風好德則久矣曰承旨崔公號砭
齋以遺逸累徵是未能公之子也因為先生館甥受
學如朱黃故事雖容室繼室而每先生忌日會素繼
室於其公父忌日亦以素供崔公歎曰是亦何傷但

沙邨先生吾師也吾以故會素惟謹不比他外舅耳
崔公之賢而其言若是則先生之賢可知惜乎宗家
回祿遺籍蕩殘今只有遺稿二冊得諸撥拾并挽誄
若干而已 肅宗甲戌曉邨公撰家狀一通亦猶在
巾衍不發既九十有一年而曉邨玄孫熺不以胤錫
陋而屬以增定曰是文尚恨未備又非作者所為行
狀則懼夫百世之下或者疑以子孫之私言願子之
許一言表章可乎胤錫於此愧且辭不一方往復商
議欲擬朱子大全集中狀後有跋之例庶以證夫家
庭寶錄有不敢求多而議未及定熺所苦瘋疾已屢

駭告頌矣勢不可復緩因念頃嘗僭為其先王考樂
窩公狀行銘墓已知芝泉之有本而熺之追孝於先
生亦至矣其何得終辭輒抗顏敘次補葺一從遺集
暨記聞如右以待大君子論世考德者採焉謹狀

司諫院正言不憂軒丁公行狀 乙巳

本貫全羅道靈光郡

高祖考諱時胤高麗文科知杆城郡事妣李氏

曾祖考諱贊文科靈城君 本朝贈領議政府

事妣竹山全氏府院君侑女

祖考諱光起農寺事妣安東金氏府使彥龍女

考諱坤進士副司直妣竹山安氏開城府少尹
挺女

公諱克仁字可宅自號不憂軒亦曰茶軒茶甬姓丁
氏唐宣宗大中年間有大官德盛東流新羅西海中
押海島古郡歿而葬郡人高麗為縣屬靈光郡其裔
籍靈光始此後又移屬羅州牧以廢而有分貴羅州
昌原者公譜之始曰晉一名璿中生員免鄉役當高
宗朝與柳卿老使蒙古為世名臣寔五代祖也郡事
因亂卒于官葬杆城靈城歷密直副使知密直司事
西北面都安撫使鞫金曠黨諸賊禦德興君崔濡之

亂載恭愍王世家葬廣州府或豐德府失絕典農司
直並葬廣州豆毛浦安氏有七子長克寬縣監三克
明護軍四克己司正五克忠六克慎生員李克淳府
使其一則公也以 惠宗建文三年我 太宗元年
辛巳八月某日生于豆毛浦里第長歸質鄉天資粹
美學問精明永樂十六年丁酉年十七矣巳首冠塲
屋宣德四年我 世宗十一年巳酉中生員游太學
用布衣知名蔚為同年金大司成禮蒙金判書古通
及其議政致寬朴承旨仲孫姜大司成老辛提學碩
祖諸友所推重咸期以遠大而二十餘年累試累屈

則又莫不嗟訝自丙辰大饑民既流殍而丁巳特
旨以 太祖所創舊 貞陵興天寺重建于漢城西
部皇華坊大興土木不以農隙大臣默不言惟臺諫
廷爭 上終不聽乃令禁軍步卒嚴守寺門禁人出
入出內帑金銀珠玉錦繡大造鉢匙節念珠架裳
宣賜無紀而妖僧行乎以天台教宗有 寵為住持
自擬前朝僧惠勤恣行無忌上自宗戚下至閭巷施
捨歸仰稱弟子如恐不及于大都中大設安居之會
飯僧齊佛其一歲中受度牒剃緇者幾數萬人而又
有主掌官以禮曹及政院承旨成念祖所奉 傳教

自今生徒游諸寺卽令禁止者徧諸寺榜示每二年
一試兩宗僧徒如文武科公率太學諸生抗疏幾二
千言先引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一章集註所謂佛氏
之害甚於楊墨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
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學
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
世因陳 太祖禁僧徒 太宗革寺社土田臧獲充
軍需 山陵亦不建寺 當宁先廢內佛堂減宗門
禁僧入城市年少勿令剃髮者以惰今之異端之復
興又言金銀非我所產既以懇 上國請免若 上

國聞此謂 殿下何如也君舉必書千載之下謂
殿下何如也倘曰行乎已得佛道狀漢唐以後奉佛
非一而未聞以佛力享國者請去邪勿疑除惡務本
令彼可斷行乎一僧頭永絕邪妄之根終又曰自古
國家之業積之百年而不足毀之一日而有餘誠以
處泰和之時持盈成之業有至可畏之幾生於一念
之忽也願 殿下至誠自強益堅前日之心辭既切
至 上猶不允公又與諸生約捲堂獨自畱待 上
命引入詰以空館對曰 上崇佛教諸生欲歸而為
僧耳又袖疏極諫大忤 上震怒下吏傳次議時相

黃翼成公喜牽裾力爭曰殺丁克仁史策何以書之
先是行乎倡言有佛騰空自在 上以為神親臨觀
之公曰是鐵軀鍍金而頂尻獨否必頂上尻下暗貯
大磁石使之牽吸不上而不下也掘而去之佛果墜
地幾碎 上稍悔悟竟薄竄北道尋赦還流行乎濟
州以歿方其赴謫過秦仁縣西秦居川橋上也公葬
已從婦家贅寓縣南之秦山古縣而川上流一派來
自古縣行乎渴甚且掬聞之經去曰此吾仇家前川
下流也寧忍飲諸至今傳為美談公既南歸宣意幽
貞不樂赴舉築草舍三間名其軒曰不憂名其川曰

泌水植松竹混耕樵怡神養性居易俟命徘徊夷猶
樂而忘憂惟子姪及鄉子弟是聚是誨孜孜不倦為
修鄉約拜軸而勉之以誠信父母喪則又廬墓三年
代宗景泰二年我 文宗元年辛未冬 命舉逸
民有學行而老不第者大臣與禮曹成均館合辭以
經明行修才學俱精薦公擢授從仕郎守廣興倉副
丞是故事隱逸六品不次之典也金公謹守詩以賀
召以為雖商之傳說周之呂望茲以加矣既以奏
聞 皇朝則有大官歎曰此聖君事也翌年壬申
文宗昇遐史書 聖德曰封王氏後孫舉逸民丁克

仁廟號曰文以此云 端宗元年癸酉春試士有勸
公赴之而不應秋又有試試法先講後製公友漢城
判官成順祖力勸曰子在山林則已矣既登於 朝
應選何病勸之滋益勤公不獲已赴漢城試所備陳
久廢舉業之實既講且製乃以仁壽府丞得試中
殿試金壽寧榜丁科第十三人時 世祖在首陽大
君潛邸新策靖難功為領議政參試 殿對申叔舟
亦座主之一而公年五十三矣乙亥閏六月 端宗
禪位于 世祖公自全州府教授參賑事罷歸十二
月二十七日以仁順府丞錄佐翼原從功券二等而

非其志也越十年乃調成均館注簿降司憲府監察
爲驄馬契軸二詩以寓交勉移通禮門通贊復三八
成均注簿再兼宗學博士又教授訓導各再而其三
爲量田敬差官則疑戊辰年間云 憲宗成化五年
我 睿宗元年己丑八月公方爲奉仁縣訓導特拜
司諫院獻納尋轉朝散大夫行司諫院正言湖南膺
是 命者當世獨公而已公遂幡狀入京作微垣契
軸詩又斥佛下吏無幾得釋而十一月 上昇遐
成宗入承大統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以明年年七
十詣政院預先呈辭請致仕乞身元年庚寅正月初

六日得 許乃歸 上命禮曹判書李三灘承召供
張祖道都門外以送之承召亦有詩四絕人謂疏廣
後一人也辛卯有 旨求言公疏論朝政得失四條
一曰學校訓導宜選生員進士過四十稍通經傳者
二曰近自佛教大興有名卿鉅儒亦言金口所說無
上甚深微妙法賢於孔孟遠矣願革罷刊經都監三
日守令黜陟上等多而中等少下者一道僅一二願
十分爲率務要至公四曰原從功臣雖不及八功臣
之寵異狀願賤妾所生從父爲良又論民生疾苦四
條一曰量田案付願分起陳二曰正兵宜申明精選

優其奉足三日各道都蠶室姑以奉仁縣觀之革之
已久桑木老朽盡為民田今復種桑閔不可言願距
蠶室二百餘步東西山久陳土厚種可十萬餘株數
年後無窮之利也則上不失公賦下不失民業四曰
漕船公造之法新立而國家之利則一民間之弊
則七大學論財用挈矩之道引孟獻子言以終之堂
堂大朝何必吝船價一利而不恤七弊乎史魚猶
以尸諫况老臣適當陳言之時敢不精白一心以待
休命疏入 傳曰致仕亦陳時弊宜加褒寵特賜
原從功臣號蔭子孫宥後世卽佐理新券也公自既

歸猶且徘徊夷猶樂而忘憂無異於前之爲也不求
聞達若將終身亦無異於前之爲也因記不憂軒以
敘閒而無憂之意壬辰有上書薦公者 上以詢大
臣僉曰賢矣但無奈老何三月二十四日 內降諭
書曰諭前正言丁克仁予聞爾廉介自守不求聞達
聚鄉子弟教誨不倦予甚嘉焉欲招用之朕年老難
於任事故特加三品散官又令其道時致惠養爾宜
知悉四月公聞 命祇受益自中直大夫陞通政大
夫也每念 天恩罔極倚高麗翰林別曲音節作不
憂軒曲先以短歌以時歌詠其榮申祝 上壽乙未

十月又設洞中鄉飲酒禮立約而序之曰禮之文禮之器禮之用雖未能盡合於古而敬也禮也潔也孝也悌也遜也則遵而勿失侈也淫也慾也則戒之慎之豈但親睦鄉閭而已其効至於天理得人心正而忠臣也孝子也善與人交也源源而不竭周之風化復見於今日矣戊戌 上以遇災又求言公復應旨上疏猶未始赴京常歎曰我雖在野得拜三品不撤肉食實 君恩也欲一赴 闕謝 恩我若奄狀辭世則抱恨泉壤之下矣時年七十八能自力跨馬入京以謝兼論時弊數條 上賜酒慰獎公歸則曰

今吾志遂矣辛丑八月十六日以病卒于古縣里第壽八十一葬里西不四里銀石山壬坐沁水之陽與夫人墓同岡稍下二十步許斥佛事遵喪制并用公遺命也有詩文歌曲并知舊唱酬一冊閱後焚僅傳一二後二年癸卯承旨孫詠歸比長以公子三俊謁文而銘其碣今殘破無別本有家狀不知作者尚可參碣文及略又二十七年為正德五年我 中宗五年庚午而校理宋訥庵世琳修鄉飲禮約而跋于序又二十年為嘉靖九年 中宗二十五年庚寅而右議政李行洪彥弼等新增輿地勝覽錄公于靈光及

明 宣之際有玄孫校勘碧梧堂瑋作
泰仁寓居 述先錄又有嶺南士林編羣豹一斑并稱公甚盛益
崇禎以後湖南士林配享于崔文昌致遠武城書院
而申靈川潘宋訥庵及鄭默齋彥忠金誠齋若默全
鳴川灌亦先後賤會我 肅宗二十二年丙子以本
道生員柳之春等疏請 賜額 致祭自公卒至是
二百一十六年而 朝野崇報之舉始無復遺憾矣
原公德性純厚志操廉介言辭簡質而不俚詩文古
雅而可法篤於好善之誠通於處事之宜寬洪若河
海之廣信果如著龜之公學足以明體而適用才足

以經邦而濟世此人之公誦者狀也涉獵經史師友
聖賢藏器於身見幾而作浮雲乎身世弊屣乎軒冕
奴耕婢織以代勞父慈子孝以敦倫尹之任惠之和
非曰能焉孔之時顏之樂乃所願也而又以不怨不
尤不忮不求而不憂不懼者為法此公之自道者狀
也則其進德修業而無疚乎內省樂天知命無慕乎
外至者亦庶幾聚辨居行之功出處默語之節而摠
之大易之時義焉爾即始之延之以逸民無可以榮
公也中之屈之以冗官無可以澆公也末之申之以
清選 崇褒而公又曷以是加重哉若曰 世祖之

李數年之縻有可以為疑則此固同時如金畢齋一隊所未免者而公顧有不狀使公重望一有求者何至於一歸十年而乃調乎調亦何至於寡浮多沈而無復 文宗不次之隆乎心未始求祿故祿雖至而不與之俱往所謂棄世而世亦棄者而雖其發諸詩文歌詠之際類多自譽而自嘲復引商山四皓所謂富貴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而申末舟詩又直以彭澤首陽而擬議則尤可見矣况公所錄佐翼從勳鮮不勤混有如元霧巷吳奇眩庵虔柳綠筠桂芬李冬青延孫之嚙狀者乎此已灼無可疑而及 睿

成兩朝一初之化則中外相望廩廩乎 世宗東方堯舜之世矣公雖欲略試所學而七十之年忽焉已至禮有大防只有浩狀而歸耳小官猶爾彼貪功趨利鐘漏不休而不省休致之謂何者果何人哉若曰公之為學其本末終始他未有以可徵則亦大有不狀何也箕疇久泯竺教橫流自崔文昌前後若而人者雖各不可謂無功於一時而要其近理則當斷自鄭圃隱李牧隱為始狀牧隱之賢猶以佞佛受譏餘可知矣且如禹倬白頤正朴忠佐崔文度權溥吉再金叔滋權近黃鉉趙庸尹祥金鈞金末諸公其前後

誦說亦馬鄭傳經之類爾頗自謂斥佛狀皆未聞有
深明廓闢如孟朱狀者夫以世宗之上聖猶且襲
麗之故則彼在下而無力量氣魄者竟奚足道哉惟
公之在太學也狀一匹夫耳能獨祖孟而宗朱援漢
而稽唐知有道學而不知有魔外知有義理而不知
有罪罰知有民國而不知有身家卒之致天日月
回光而山斗歸望則自非明天理正人心而默見大
意於洙泗洛建之學者能乎哉故其晚節愈拳拳扶
抑而兩朝亦為之深察使國論士趨久狀後大
定則已卯以後諸賢之輩出斯道之大明公其不有

以先啓乎抑公在朝在外壹是推其所存以及於人
者而家訓所謂子孫誠一篇學政所謂學令一篇又
皆誠以諭之威以董之本人倫常行而指示之參邦
國選法而歆動之雖近而可遠雖卑而可高雖粗而
可精大約其言懇懇煦煦易以入人胡安定許魯齋
之為教殆亦無以遠賢故公鄉塾之中風韻有繼自
宋鄭二金以迄於崔寬谷瑞琳殷柏潁鼎和而聞知
見知代不乏其人者夫孰非公之賜也噫其盛矣公
配淑夫人九皐林氏尼山改山今縣監殷女後公九年
庚寅生先公十四年丁亥正月二十六日卒有二子

長即二俊生員因居古縣季七賢司養院正公嘗以
量田過興陽縣見其風土之美命七賢居焉六女婿
長趙甫榮次盧以顯次柳古淮次金潤孫司正津津
人次金和兩進士直長清道人李金碩孫庶子曰孫
用公從勳從良居順天府嗚呼胤錫生晚學陋亡能
為役而七世以來三為金司正外裔先子晚隱府君
又嘗從外氏寓古縣矣庭訓所及已慕公風烈而出
入師友間多聞前輩所稱道亦既五十餘年以故每
過武城書院未始不祗謁太息而不覺相後二百年
之遠也今公後人應甲與興陽宗人孝參來示遺稿

屬以校而序之而家狀既略碣文亦缺不可不先修
行狀故輒不揆僭妄謹敘次年月先後出處本末因
間以記聞一二如右以俟百世大君子論世知德者
致焉謹狀

後考公事又見李知
退廷馨東閣雜記

梧亭處士權公行狀

本貫慶尚道安東大都護府

高祖考諱天壽參奉妣孺人金氏

曾祖考諱允正判決事妣淑夫人瑞山鄭氏生

員士雄女戶曹判書清白吏珣六代孫

祖考諱繪學生妣孺人南原梁氏主簿山岷女

高麗參知政事文仁公溢十四代孫

考諱慶宗妣孺人聞慶錢氏學生用天女原從

功臣直長 贈工曹參判宜民孫全羅道兵馬

節度使公老玄孫

公諱得諱字宜伯權氏其先本新羅宗裔金氏古昌

郡人有諱幸一日行甄管之亂勸景哀王被弒倡議

與城主金宣平及同郡張吉廷弼乞師高麗以雪國

耻太祖謂其炳幾達權錫姓權倉本郡拜大相錄三

韓壁上三重宦臣廟于郡司并號三太師

郡後為安東府子孫因以貫益大而昌稱東國甲乙

族十一傳而諱貞有大功福溪君又三傳而諱端版

圖判書生諱仁濟 本朝左贊成其孫諱度觀察使

自是又世衣冠即判夫事六世祖錢氏林石川億齡

婦黨也公以崇禎四年我 仁祖九年辛未四月十

四日生於潭陽府西北梧亭里第幼而端正稍長簡

默屹狀若成人與同隊兒游未始爭鬪人皆異之矣

末年十三矣遭母艱能善居喪哭泣不絕口間里咄

曰孝哉是子既靡恃則事父益竭誠敬朝夕躬炊爨

晨昏勤定省有庶毋凶器恆謀陰害人或以告公輒

艱狀止色曰有母子名義寧有是理遂不復交語其

人慙懼以退及庶母病且頽公則齋沐祝天曰自失
慈氏老父所安吾兄弟所依惟庶母在爾此而亦老
父奚安吾兄弟奚依天乎天乎鑑此下情且拜且祝
滋久滋篤凡病口所思又必周求使極其味庶母亦
旋深感既瘳泣語公請去曰賤人雖蠢甚見至誠如
此能無動乎因赴公所處室畔掘所埋毒虺三介去
之時公甫十七聞者又莫不太息稱服曰難化者婦
人况彼加以悍惡而此郎誠孝能處變如常終令感
悟雖古之王祥亦何逾焉父性喜獵公爲馴一鷄獵
鷄以曲承之一日偶失鷄公閱狀若喪貝忽有獵者

臂鷄于野馳告故請以重購辭氣愿欸獵者曰我有
鷄癖亦人所知而聞公篤孝聲稔矣敢不准命公再
三謝不復低仰亟遺以冬衣此爲貧無以爲價耳獵
者曰孝可徵矣奈天寒不可復更無衣何乃固辭并
鷄歸之不顧而去 孝宗丁酉二月丁父憂慎終謹
禮哀敬備至既葬猶歎粥親戚朋友憂之喻以過制
勸之疏食公不肯也奴五奉者泣而請曰主而粥小
人何敢獨飯公曰爾則誠矣而服重役安可不飯如
是久之終亦以粥竟三年偕焉君子曰主已難矣奴
其尤難哉公與二弟居同室食同案寢亦同衾言動

之間和氣藹狀晚而析著雖田僕承重者猶必以均而擇其良腴加諸二弟曰吾老矣自今至死保無飢凍若等年少性巧必難為生無我違也仲氏曰伯氏既狀我亦李之兄也烏獨不狀以讓于李亦不受交相讓未已公家法甚嚴閨門斬斬如也兄弟姊似內外上下俱相勉愛敬如財利多少一切泊狀故弟婦奮資亦毫無所私奴隸之賤又無或偷犯其所化可見 顯宗辛亥大歉無昔而重以大癘傳染如燎原飢民而歿病幕者無紀公哀其無辜非命若已病之日課婢親糊粥以序無遺二弟諫曰兄其危哉公毅

狀不動曰病若歿有命何可以區區俗忌立視其歿耶於是賴而活者甚多而公亦竟無他父老嘖嗟曰庾衰之不畏病朱子固以錄之小學狀亦猶于兄弟耳乃此人赴救疎遠無間家眾終不為菜癘不亦大異事哉 肅宗己巳六月行過興德縣東界有路旁水田低者無勺水苗且槁高者反盈漲公立馬以問農夫曰咫尺上下胡若彼懸甚曰高田則其主極惡故低田主不得分溉故爾俄而高田主適至益其防公曰我過客于爾上下何事奈天大旱獨專水已非道理况此苗朝夕盡矣景色愁慘於爾心安乎其人

仰視有間駢面低聲曰仁人之言曷敢不從立以水
決下而苗隨有生意觀者大悅日且暮投近地祿社
里高氏家宿焉翌曉有神魚數尾來謝者即昨者高
田主人也人又相傳為美談曰興德一惡漢乃化於
潭陽某甫耶公平日用意舉如此見人寒餓必憫狀
不樂雖非舊識亦衣食之嘗立於門外有一僧行乞
者藁結掩體為寒威所逼矻矻且歎公極解新帛袍
與之僧以之入府府人謂其盜也拘以赴理僧告之
以實則人皆釋狀舍之公之仁聞由是益著辛未七
月不幸有疾二十七日既革猶戒子弟曰若等能祭

祖先竭誠孝處宗族務敦睦不墜家聲無忝所生則
吾亦亦瞑矣聞家事不答是日考終壽六十一遠近
聞訃來哭惟恐或後亦有裹糧留至成服者鄉中男
婦老幼又涕泣相告曰仁孝大人亡矣殯之日有紫
氣出殯所光熊熊燭天行人望以為失火奔且被則
非也其葬亦狀葬用十月十二日直府北二十里樟
項里後負丑之原從先兆也方祖載一邱大小有不
克執役者咸登高望哭以遲返魂路奠者十餘人會
葬者數百人龍湫龜巖二寺僧徒亦送奠前山哭之
哀不以本家不許而徑罷客又相託曰剝繯而祭此

近世儒家所無今而有之公之盛德何令人感服如
彼哉原公氣質清粹字量含弘言笑樂易有節其見
于面達四體者莫非慈良淳和之發而又素有婉容
愉色自其在親側為狀者推而施諸人故雖庸人孺
子以螫之類一見猶知其為有德長者自狀膝屈而
心醉古云惟言可以偽為惟容色不可偽者至是信
矣顧公早廢科業潛心經史而必以本實為急先務
如詞章記誦有不屑也凡古今聖賢大訓無不心致
其知而身力其行狀亦不以道學標榜自居常曰人
須腳踏實地方是學問有其名而無其實者吾實耻

之又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倫典也於此而不克
敦行則大本已失更作何事又曰思無邪無不敬二
句是我一生工夫即此數三語雖若極寥寥者而公
之所存已有可驗况洙泗洛建千言萬語無上心印
其會極歸極於敬義誠明之域者又豈容舍是而它
求乎宜乎公之本立而道生體明而用適自己而物
自家而鄉無往而無化之所及噫其盛矣公配泰山
朴氏本出密陽士人就婦女 贈吏曹判書宗元六
代孫 中 仁 明三朝名臣右參贊守良其五世
仲祖也有婦德無違後公二十年壽八十而卒附左

有二子必常必經二女婿金八驥金重丑必常承父
訓亦以孝謹見稱有六子德美德觀德瑞德玉德煥
德熙內外曾玄不盡記並誦誦文雅天之報公其在
斯歟嗚呼公之言行可紀非一而只以童年化庶母
一節觀之亦庶幾舜之徒矣且以粟谷李文成先生
之爲海東儒宗也猶必於年邁位隆道全德備狀後
乃纔致庶母之回心則公之至孝非天賦出人之遠
者狀乎哉抑公之世有尤庵宋文正先生大明朱子
之道樂育陶鑄功化博洽使公一趨其門則其望實
之俱章何可量也而乃一味斂晦甘泯泯以終則世

之知不知用不用公已不以之爲意者耳又何足爲
恨而天旣降之而乃窮之雖尋常孝廉之薦亦無及
焉其於世道之因勸何哉今其棄世已九十有五年
矣音容浸邈事行浸佚是尤重可惜也曩公長子必
常爲是懼屬其再從子德峻草行錄一道顧以公遺
命不許求知故不欲遽傷謙德亦不忍全沒實跡因
循前卻不及修潤而逝 英宗丁丑德美以七耄至
誠按元錄增刪庶圖發幽此則不得已故也翌年戊
寅弘文館諸臣奉 命收京外邑誌將補 中宗庚
寅李公行所新增輿地勝覽光州諸生朴重新奇彥

國府志
謙高一旻等三十餘人本府諸生羅景憲等五十餘人先後發文呈書而本府使李錫禧不果以備御覽公議之成若有待歟丙戌上舍朴公新克以德熙有請撰行狀元本是寒泉李文正先生門人也德王子良嘗從櫟泉宋先生游有文行趾美以乙未四月謁衛率任公聖周以成碣銘并序任公亦寒泉門人而櫟泉姨弟也於是乎公之德學已表章無憾而諸孫追孝其亦古人之為矣乃者良以胤錫獲忝損交且禮幣以為碣文固在務約而行狀尚須務詳矧是狀體裁或近於碑誌表碣子其有以釐之區區以狀

曷能為役惟公四世祖孫之賢而托名其末誠與有榮遂不敢三辭謹叙次補正如右既又用先儒故事追題狀首曰梧亭處士百世之下將有知德大君子考焉謹狀

儒人延安金氏行狀

乙巳

儒人姓金氏其先新羅宗裔有謫宦豈鹽城者城今黃海道延安都護府也後因以貫為世大族可譜者始自高麗國子四門博士暹漢其孫景成版圖判書三世而有密直提學濤中本國科又中 皇明洪武庚申制科勅授山東省東昌府丘縣丞以親老辭歸

恭愍王手書金濤長源蘿菴山人八字賜之以其母
家同福縣人也禍時爲李仁任所惡陷于楊伯淵獄
被慘禍見本史本傳其後錫哲中文科第二而曰大
丈夫要當居魁竟復魁武科守知訓練院事自是四
世則別提 贈左承旨瑀于孺人高祖也仍父子落
南世居全羅道昌平縣曾祖諱鳴五祖諱凍俱通德
郎考諱相箕學生與其出後弟進士同中樞相立篤
孝友中樞是文參議煊武郡守煒父也妣晉州鄭氏
纘曾女慈良勤儉謹祭祀賓客訓子女各以職喜施
與恤貧乏一日或至六七學生公歎曰爲善如此而

亦不貧無乃陰助故耶孺人以 肅宗三十六年庚
寅十二月初六日生于縣之羅山里第自幼天資和
柔離髮鬢已若成人十歲以至十五歲則孺染父訓
學習母儀其於紡績酒食一切女工無不善者內外
親黨異之 英宗四年戊申擇對歸于咸豐大姓李
公雖值逆亂驢肩中治婚所需悉以所嘗手理者得
無窘時年十九李公初諱勗改命圭考諱師聖進士
妣居昌慎氏聖矩女本生考諱師賢妣蔚山金氏大
夏女河西文靖公麟厚五世孫祖諱蒨曾祖諱益馨
生員號隱邨高祖諱暉生員卽乙巳名流司書竹陰

公萬榮七世孫孺人既入門克遵戒門語宜家備至而二舅已卒二姑亦南中名門慎氏則潑沈有度金氏則嚴明有法一時稱以閨範而奈皆早寡性頗峻人謂是家婦難為者而孺人能從容二姑間朝夕甘旨晨昏雜簪和容婉色委曲承順其不有其身如此少退猶服勤女職或情外有譴則輒反已自責益起敬起孝終無怨者二姑竟宥之夫兄韻以慰金氏曰賢哉弟婦有子婦如是母心得無悅乎李公動引古語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者以自戒孺人亦知其意不敢以昆弟叔姪之言聞之衣無定主兒無定母雖本

家魄遺無或私所後家姊妹俱家矣承姑志饒遺無曠月人皆以為難矣夫兄之喪則曰雖是兄公無異尊舅為之哀逾節奉寡嫗如同氣撫其一子奎鎮及二女與已出同乳奎鎮漸長李公曰吾兄平日常言人而不學可乎今我不令此子勤學何以歸見吾兄遂率育教督所移寓必攜而孺人無違也疾痛搔肥愛護之至飲食賜予亦必均洽乃已有時歸寧則母氏試問爾姑甚難承奉信乎孺人笑而對曰此在兒自盡婦道未知其難也母氏曰奇哉吾女吾又何憂孺人自處之方此可見矣辛酉慎氏卒哀敬備

至金氏意李氏天慘之游或居地所崇今李公移屯湖金山南山又移長城之麥洞則金氏本家也既素清寒重以喪威家無奠居產業愈圯孺人親操井臼隨處安分方舟楫指夙夜不懈事育之暇猶不廢蠶麻使一家大小得無飢寒而無一語嗟勞者有長子秀而才壬申天孺人痛甚亦不於姑與夫之側也癸酉李公在平田里疾篤呼金氏曰某之母不其可乎益欲以屬孺人為養而金氏泣頷之三月十五日竟卒時則長子珩鎮出後者年十九仲子珩鎮年十三少子瑛鎮甫七歲家事若大水無津矣而孺人金氏

忍痛苦心竭力奉姑挈子還居禾邨祭奠几筵莫不如禮喪畢金氏就養于孫奎鎮所贅在扶安縣一日思孺人曰我其卒養於某母乎乃歸禾邨舊居小屋荒涼不廢風雨孺人怙狀處之惟姑心是慰姑一飯亦一飯姑或不能飯必就室中一陶鍋雖夜必以粥供其糜粥也必以米粉為湯餅或白餅務致悅口雖雇績艱極而未始之魚肉亦未始絕火帚煖之漸又必親之人有餽飲食者既以獻諸姑深藏其餘不使諸兒叫索將以復進其左右無方之養始終無已之誠雖古之孝婦何加焉己卯金氏卒又盡制如辛酉

三子亦皆貧不獲定居瑛鎮先以奉于陶谷所贅瑛鎮又以奉于元邨南山至丙申瑛鎮復以奉于扶安縣之白蓮洞而瑛鎮瑛鎮先後挈家而至仍歲大歉瀕海尤甚辛丑又哭仲子婦壬寅瑛鎮乃寓任實縣之水防山孺人命瑛鎮往從而瑛鎮因住扶安石崖里繼娶之地癸卯十一月瑛鎮奉孺人初寓水防山之下遜谷里甲辰二月防山新屋既成孺人喜二子同居而恨一子不及致也惟他鄉絕峽地高寒且薄春夏之交屢至不炊而瑛鎮忍飢菑畚並婦子樵採庶秋後菽水無闕而四月二十九日孺人猝遭癘五

月初四日卒壽七十五正叶金氏壽無幾三子舉家俱恭癘歿不絕十月十五日乃始克葬于任實縣西外高峙里南甲坐之原與瑛鎮所後母晉州鄭氏同麓同日先是鄭氏恒語孺人曰吾二母安得同時歿使瑛鎮不前後疊纒耶其言竟符而壙土五色有一片堅硬欲動應斧鑿鏗輅有鼓聲衆謂有伏藏物戒勿動豈孺人積善有以致吉地歟孺人柔嘉之則仁孝之行固天賦出人之遠而庭闈之間刑端之地又莫非與化者矣故其忌祀也前期半月先已經心需有未備則寢食不安憂形於色辭雖沈菹醢菜之

微必以躬而不以婢僕懼不潔也所服衣裳亦輒澣濯寡躬縫紉無廢奠酌年既耆耄猶令諸子精具或不如意必至流涕其待人接物也極其仁慈人有請貸應聲與之如不及者賓客之至雖無饌物亦不頓蹙曰家有長者重有子女獨不有賓客乎賓客不至其家可知自李公至諸子兩世遠近游學來畱者必論冠童不止時日而供餽梳櫛略不持難其人歸以告其父母則舉懷感人有飢食不下咽人有寒衣不忍安身車中嫗婦或求以婦功借手不憚勞而成之朝夕對食有過者必招以與以至飲啖祭時餽餘并

一時分儀不為家人久給計姑或責之則曰此新婦所性狀矣况奉姑以外有餘分人或恐無害必欲畱充口腹將無與人之日乎及諸子奉養竭誠有供芻無完人必分諸穉孫見諸子憫狀則曰我素如此爾祖妣亦莫之禁爾乃欲我無狀乎嘗慶吾族父屯湖金佐郎守文氏內子亦狀無人與飯必一匙與狗乃已狀其家亦不以是而貧也每念李氏七八世文行科宦之盛而難於遣諸子資糧從學則必使兄弟遞相教授無至遠游師友間孺人固以之為恨而諸子猶相勉有成有一女歸于金氏其夫黨婦女競賀孺

人曰教女孝友一何賢哉樂有賢父兄其是謂矣珩
鎮奉所後母于南山則家業積敗又病水土孺人命
珽鎮瑛鎮選與同居昆弟婦子既共憂樂而寒暖飢
飽有或難便則孺人必徐緩以警曰兄弟間不宜如
是吾嘗觀爾先大人處兄弟者未有如爾事又語諸
子曰爾先大人嘗云日夕出入宛若先妣在侍故不
敢一毫與人爭校其有四方異聞以白于親側爾等
何奈不狀又戒三子婦曰婦人之道於祭祀賓客麻
桌之務一有不誠則不可謂婦人也蓋孺人字化之
所及不惟于其子女而親表婦女亦多觀感雖以末

節言之疾言惡聲未嘗一出自口而一生勤儉又是
以致家力少康矣顧不幸敗局隻手靡力東西南北
席或不暖而所在必得人深感至若蘋蘩組紉雖老
益勤自二婦繼至亦不以委之諸子請念筋力則輒
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有時太息語諸子曰昔爾舅
氏志體兼養孝莫大焉嘗讀書山房見寒者解衣衣
之此我兄妹一心性狀者爾當庚午奔哭母氏爾舅
氏不勝喪以沒吾父鶴髮塊獨處外恨我為女子適
人不能蓄養而辛未吾父又沒矣緣爾家貧每父母
忌日一未助祭爾輩無忘此言其或富貴無以我而

成我志可也其嫁而老矣孝不衰於父母者不亦至乎夫如是故自家而鄉自親而疎益莫非景歎儀式之所而試以一二攷之夫族父師根語孺人諸子曰爾母氏使其丈夫也當已有公論鄉薦矣以至一郡咸稱以孝婦或稱以聖人而計至南山之日夫族父師峻亦語人曰聖人匹矣於是一門男婦又莫不咨嗟哭泣爭致賻儀信守仁孝之人人深也而諸子竊相語以為人心隨時變易雖男子亦鮮不失本心惟母氏自少至老一心終始其大人不失赤子心者乎此又善觀善喻而非一家子孫之私言噫且盛哉孺

人乳六子三女子長天次塲次卽珩鎮次卽珽鎮次塲季卽瑛鎮女長天次婿卽商山金烈季天內外孫曾總若干人嗚呼三代以降任姒上矣且以劉中壘列女傳觀之其為朱夫子小學所採者亦不至甚多卽其餘匹譏焉可知何也婦人性偏故全德者少惟孺人在家為孝女出嫁為賢妻孝婦而母道之慈嚴備焉其七十五年不為不壽而貧憂勤乃五十六年之久則殆無一日安者矣矧又喪福之毒遷寓之苦烏在天之福善也朕今其二子並以文行蔚然著稱而餘訓所及積慶將未艾矣有以一時之屈而謂

他日無天則亦豈知天者哉念昔先曾祖醉隱府君
於隱邨公友也戚也酬唱講磨既有道義之契而先
子晚隱府君又嘗稱孺人本宗孝友篤厚之風雖以
不肖如胤錫者猶幸於此熟口順耳非日月矣間者
辱瑛鎮氏重講世好次子七漢復從供筆硯之役而
家弟胄錫又歷侯珩鎮氏有以測夫墳蔬之和山野
之潔則瑛鎮氏所以清苦砥礪為末路真士大夫者
重可尚已因竊自恨相識差晚無以追先賢升堂拜
母之禮而乃蒙不鄙托以家狀齋縷儼狀有不忍三
辭噫伊川之於上谷君侯夫人粟谷之於師任堂中

夫人言如是足矣又何復於非其人者乎顧區區託
名尚與有榮則謹叙次修述附一二如右以至百世
續小學者採旃謹狀

